

戶部主事鴻敏昌撰

孟縣知縣仇汝瑚仝輯

金石第八

上

漢

五魏六唐

宋元

金

金石之制其來舊矣蓋好古者莫不徵於金石而石視金爲多故自歐趙而下著於錄者什恒七八焉或則但云碑錄碑目矣夫古之君子所以搜求幽僻凌絕險遠務求殘碑斷刻役心於荒忽晦昧之餘而不識利神微精者何哉蓋金石之所益爲大矣自史氏之難傳信也人地時事之類其訛誤者不一凡此皆出自後來臆說故其間恒多牴牾雖有乘閒獻疑者出而其說尚相持而不下也而一有確鑿過刻以證

平其閒則固有若所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不難舉
千載之積疑而一旦破之於是小而鄉邑之內大而
朝堂之上事跡賴以傳典章賴以陳政事賴以行此
其功豈特在尋常之末哉卽不然而或得其詞意之
高奇筆畫之精微亦猶足以悅心而研慮也豈不美
歟孟邑之金蓋僅有存者而舊志未嘗有意於石
刻以故漢唐碑碣莫舉其名卽偶見焉而未始知斯
事之有益爲大而更忘夫孟之已得其益者之爲甚
大也歐陽公云載其可與史傳正其闕誤者庶益於
多聞有如茲之所載唐韓別駕墓誌則豈特多聞之
助而已詳見誌後跋語試爲觀焉而他可類推矣又

其他亦非易得若宋金見存諸刻半遺其搜而來卽元碑亦未可以其稍多而謂難易得出也至明代則摘錄厥目文亦摘錄要者餘或第附各門云是爲志第九

漢故北軍中候郭君碑

隸書
五年
佚

連寧

歐陽公集古錄云右漢北軍中候郭君碑其名字磨滅云元城君第四子也其先輩有周之緒枝葉雲布列於州郡自東郡衛國家於河內沒兄竹邑侯相次尚書侍郎次濟北相順弟臨沂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雋陽令君爲五官掾功曹司隸中都官從事三辟將軍府舉廉北陽長復辟司徒拜北軍中候年六十有六年建寧四年九月丙子卒其下又云順弟莫

曉其義豈漢人謂兄弟爲此謫耶故闢其疑以俟知者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

集古錄目云碑以建寧五年立在河陽

天下碑錄云在濟源縣

隸釋云右漢故北軍中候有碑篆額郭君字仲奇嘗爲司隸中都官從事辟將軍府掌北陽建寧四年卒碑書其官無北字郭與碑同刻爲軍中若與額殊則知此亦省文爾

漢隸字源云建寧五年立在孟州濟源縣
漢隸分韻云北軍候郭仲奇碑在孟縣

隸辨云仲奇碑額題云漢故北軍中候郭君碑九篆字爲三行其字作陰文凸起碑式云碑十三行行三十九字

漢故司隸從事郭君碑

隸書元年

中平佚

集古錄云石漢司隸從事郭君碑云君諱究汲人也元城君之孫雒陽令之適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令長辟司隸從事部郡都官春秋二十八而卒中平元年歲在甲子三月而葬據北軍中候碑爲元城君子而弟爲雒陽令考其世次皆同前世碑碣但書子孫而不及兄弟惟郭氏碑載其兄弟甚詳蓋古人譜牒既完而於碑碣又詳如此可見其以世家爲重不

若今人之苟簡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

集古錄目示碑以中平元年立在河陽

天下碑錄云在孟州濟源縣

隸釋云漢故司隸從事郭君碑在河陽中平元年葬又云碑歷敘其諸父與郭仲奇碑同

漢隸字源云中平元年立在河陽天下錄云在濟源
孫尚書不仁子子子不及兄弟此碑獨載兄弟甚詳

漢隸分韻云司隸從事郭究碑在孟縣

隸辨云額題云漢故司隸從事郭君碑九篆字爲三行字作陰文凸起碑式云碑十三行行三十九字

辭規步履方之上虛一字

按北軍中候與司隸從事官名見劉昭後漢書補志云北軍中候六百石本注曰掌監五營舊有中壘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又司隸校尉置從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從事是也仲奇兄弟八人皆致身通顯而郭究又其猶子門閥可觀惜其行事無他書可考至二碑近人載入濟源縣志蓋據天下碑錄以及漢隸字源二書然竊以爲當從集古錄目所云在河陽者載入孟縣爲是何則自唐置河陽三城使後奏置孟州以河陽濟源等五縣爲屬宋初因之河陽濟源其分久矣歐公爲西

京推官距河陽不百里而跋二碑亦頗詳碑之所在
即之必審迨公子叔弼承公命作集古錄目成於熙
寧二年其時公方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五年方卒是
錄目亦公及見不啻公所自著者其云在河陽必非
濟源故如唐淄川令等碑皆別作在濟源此甚明也
至婁彥發有守源則生於南渡以後是時河陽已爲
金人境土未歸身到下跋略承天下錄之說然天
下錄姓名多舛地尤一據至漢隸分讀記二碑所在
一則云在孟縣再則云在孟縣是書爲前明田汝壽
所著者汝壽祥符人由進士官至副使有文集此自
言鄉邦所有固宜無誤且其書亦畧因碑錄字源爲

之則豈有欲更定碑錄字源之說而可以初無確見
漫加竄易者乎是其所稱在孟縣與集古錄目所
在河陽者相合皆爲身近其地聞見較審非同懸擬
之比則二碑之當在孟縣無疑矣至隸辨不過載前
人之說不必更論若二碑之失亡則或在於明末流
寇之亂亦未可知要當存目全文則載冢墓門云

又隸釋另一條云漢郎中郭君之碑隸額名寧皆缺
文辭亦有可句者其云惠兄仲犀又云兄雖世而有
爲人後者爲之子之文蓋郭君以兄之子爲後也而
郭仲奇碑當有惠兄之稱此碑復爾仲犀者非仲奇
之伯則其同族也今按隸釋旣未著所在而漢隸字

源則又云無名字可考至陳思寶刻叢編則類次於中候從第二碑之後是似乎亦當同在此色故爲附見并俟博考耳

再漢李尤有孟津銘之作水經注所載僅四句而本集至十句又別載河銘十四句同不一大抵當日雖然撰述但同詩集並未刻石故唐類函載此但作河銘蓋似非專銘孟津者茲故不列目但附古蹟下

魏故寧朔將軍固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太守宜陽子

司馬元興墓誌銘正書
永平四年
晉今轉入河內
人家現據捐本重摹刻石置縣學側

鄉賢

崔諱紹字元興河內溫人也晉河間王右衛將軍遷散

騎常侍中護軍使持節侍中太尉公贈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諡曰武王欽之元孫晉河間侍中左衛將軍贈
使持節鎮西將軍荊州刺史諡曰景王異之之曾孫晉
淮南王祐書監遷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充二州刺史晉
祚流移姚授冠軍將軍殿中尚書大魏蒙授安遠將軍
丹陽侯贈平西將軍雍州刺史諡曰肅公叔璠之孫寧
朔將軍宜陽子騎騎尉從事中郎鎮西將軍略陽王府
長史道璠之子君鳳舉明頑慕承徽烈洪業方隆生志
未遂以魏太和十七年歲次戊申七月庚辰朔十二日
壬子薨於第以永平四年歲次壬午十月癸亥朔十一

白堦西遷葬洛陽城南

遙哉遠裏繩矣鴻胄承荷紹夏作賓於周貞明代襲弁
世宣流誕生夫子剖墓徽猷崇基方搆嘉業始篤蘭摧
始夏桂折未秋感戀景行式述遺然

右魏司馬元豐墓誌銘與後司馬景和妻墓誌銘司
馬景和墓誌銘同馬進宗墓誌銘於乾隆二十年間
同時出土其地在今縣東北八里葛村蓋父子夫婦
宗族合葬於此故其出亦同時也諸誌初出爲縣學
生張大士購得其三復有韓姓者買得是誌以贈河
內劉姓今白劉姓轉入孫姓人家孟人欲贖歸不得
僅宛轉搨得紙本因載其文如右碑誌稱元興爲河
內溫人葬於溫城西北廿里按太平寰宇記云古溫

城在溫縣西南七十里周奇寇蘇忿生邑漢爲縣東

魏天平中移縣於古城東北七十里隋大業十三年
又移於今理溫縣志亦同云古溫城卽今所謂安樂
寨者是也以里數地望考之葛村正在古溫城西北
二十里蓋後此三十年溫縣始移而此則正在其未
移之前者也又其時河陽城在野戍似以淇爲界故
此地屬溫厥後孟州城移於今所則以沈爲界地遂
爲孟境矣是可想見昔之疆域焉又按此志序其世
系甚詳其所云武王欽者見於晉書河間王司馬顥
傳末蓋元帝以嗣河間者但官階不具唯穆帝紀永
和九年書遣太尉河間王欽修復五陵及哀帝興寧

元年三月書散騎常侍河間王欽薨而已其右衛將軍中護軍使持節侍中及贈謚皆畧而不載又所謂景王薨之者亦見於孝武帝紀太元九年十月所書何謂王薨之薨而已其官階贈謚俱不見焉是此誌云云足補晉書之缺畧至云簡公叔璠者魏書本傳亦稱父爲薨之及歸魏爲安遠將軍丹陽侯至誌所云在晉爲淮南王祕書監鎮北將軍并刺徐兗二州及在姚秦爲殿中尚書入魏有卒後贈謚則魏書北史皆缺而不載而於其長子靈壽之卒則又載其贈謚是史疎而此密又魏書載道壽爲寧朔將軍丹陽侯而誌所云爲驃騎府從事中郎鎮西將軍畧陽王

府長史魏書皆畧而不載則史畧而誌詳矣又魏者
云道壽長子元興襲父爵則似但名元興者而誌稱
諱紹字元興是尤足正史氏之誤焉又誌稱永平四年
歲次辛卯者在南朝當梁武帝天監十年與史相
應唯所稱魏太和十七年歲次戊申者則作誌者之
誤按通鑑太和十七年當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係癸
酉而非戊申又所云七月庚辰朔十二日壬子薨者
以庚辰推之十二日當云辛卯此云壬子皆誤究其
所以蓋自太和十七年薨至永平四年遷葬前後相
距已十九年故追書而誤耳其誌石殊無損剝書跡
廉悍勁折饒有筆力於南朝可敵王僧虔自可稱爲

佳書今其石雖已轉徙然孟地乃其自出故旣載其文復屬湯子令名以校志之暇重摹入石存其筆意庶與現存後魏諸刻仍聚斯境而孟人亦不歎舊石之相去轉遠也文內別體如報德補德彌棄之類皆依石本精校非亂寫也後倣此

魏代楊州長史南梁郡太守宜陽子司馬景和妻墓誌

銘正書
十八年葬師村監生李洵家

夫人姓孟字敬訓清河人也蓋中散大夫之幼女陳郡

府君之季妹夫人資含章之淑氣糜懷散之奇風芬芳特出英華秀生婉問河洲鼓鍾千里年十有七而作嬪

於司馬氏自笄髮佞性撫無違度四德孔循婦宜純備

奉朝姑以恭孝興名接娣姒以謙慈作稱恒寬心靜質

舉成物軌謹言慎行動爲人範斯可謂三宗厲矩九族
承規者矣又夫人性竚姪多於容納敦桃夭之宜上
萬小星之運下故能慶顯螽斯五男三女出入閨闥諷
誦崇禮義方之誨旣形幽闈之教忘著然盡力事上夫
人之慤夫人之恤有別夫人之識捨惡從善夫人之志內
加密夫人之恤姻於外親夫人之仁夫人有五器而加
之以躬揜薦用益悟天道無知与善徒言享年不永固
倚擴集春秋卅有二以延昌二年夏六月甲申朔廿日
癸卯遘疾奄忽薨於壽春嗚呼哀哉嘆三年正月庚戌
朔十二日辛酉歸葬於鄉墳河內溫縣溫城之西寢以
幣原輿華窩野成邱故式述清高而爲頌云

穆夫人乘和誕生蘭聚蕙糅玉潤金聲令問在室徽
音事庭方孚洪烈葩古流名如何不淑早世但傾恩聞
後葉刊石題誠

右司馬景和妻墓誌銘首稱魏代或以代爲朝代之
代非也按集古錄太武太延五年大代修華嶽廟碑
跋云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
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而
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
爾由是言之史家闕謬可勝道哉金石錄云公孫崔
浩傳云方士初纖奏改代爲萬年清曰昔大

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創宜無不確

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蓋當時國號雖稱爲魏然猶不廢始封故兼稱代爾今按此所云魏代正是代魏兼用之義足與史書相發又按後魏太安二年中嶽廟碑內有大代應期之語亦可明此所謂代非朝代之代也

又此誌所述事迹其體頗似加九錫文竊以謂此是司馬家風故相沿以施之於巾幘爾又其書體多出創意如妻作妻稟作糜從作從舉作舉螽作螽之類幾難枚舉蓋皆不合六書之義然後魏諸碑亦往往而是此自是一種風氣不必深論也若其筆跡之佳乃深得書家三昧政如黃山谷評楊風子書所謂散

俗入聖者當爲魏碑中佳刻然初觀殊不可喜又此

石雖存然較之三十年前搨本已多損剝良由石質

脆薄多招定不能久耳石方尺六寸厚僅二寸許云

魏故持節左將軍平州刺史宜陽子司馬使君墓誌銘

正書

正光元年

石已亡失今從搨本重摹刻石嵌

置縣學石側鄉賢祠壁

又原目蓋石尚存上有墓誌

銘三字並書亦有縣東

北農師村監生李詢家

君諱暉字景和河內溫人也晉武帝之八世孫淮南王

播之曾孫魏平北將軍固州鎮大將魚陽郡宜陽子興

之子先室毛離宗允分否乃祖歸國實以今爵弁世承

華休榮弥著君有拔羣之奇挺世之用神風魁崖機悟

高絕少被朝命爲奉朝請牧王主簿貞外散騎侍郎給

事中從馳驥府上花遷楊州車騎大將軍府長史帶梁
郡太守在邊有曠略之稱轉授清河內史此郡名重特
以人舉不幸遇疾以正光元年七月廿五日薨於河內
城朝廷追美詔贈持節充將軍平州刺史非至行感時
熾能若此以庚子之年元楞之月廿六日丙申葬於本
鄉溫城西十五都鄉孝義之里刊石誌文而爲辭曰
君侯烈烈玉操金聲高風懌懌屢歷徽榮奄然辭住沒
有餘馨鶴茲泉石用銘休貞

右司馬景和墓誌銘右今已亡緣初在張大士家時
有以聞於邑令周名洵者取至署中驗視以其古物
遂於罷任時携去張聞之追至洛陽不得而返今極

意訪求始從揚本得其文如右按魏書云景和給事中稍遷揚州驃騎府長史清河內史正光元年卒贈左將軍平州刺史而此誌有爲奉朝請主簿員外郎散騎侍郎及帶梁郡太守並宜陽子及卒後贈官之文蓋史畧而誌詳又史稱景和似是其名而誌則云諱昞字景和亦足正史書之誤唯其所云晉武帝八世孫者頗似與史不合按魏書司馬叔璠傳云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孚字叔達景和爲叔璠曾孫則自出於安平王孚之後而晉武帝八世孫是與史異也仲達之後今云景和爲晉武帝八世孫是與史異也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尙當闕以俟博考耳又誌所

稱宜陽子興卽前誌司馬元興名紹者又其云淮南
王播卽前誌所云謚曰簡公叔璠者前誌與史傳相
應而此誌名字脫誤皆追書者之過矣然其文頗高
簡有法而書跡尤超妙入神蓋魏晉以來書家所僅
見者觀其空諸迹相妙絕言思得元常之幽深有二
主之瀟灑世將三表視此猶當遜其逸致嘗歎前賢
妙蹟永絕不圖復覩此超軼絕塵之作正迺所謂煥
若神明頓還舊觀者當爲傳世魏碑第一因令人於
周令罷官以後遊蹟所至如汝縣輝縣鄭州汴梁諸
地冥搜此石至竟不獲惜其妙蹟將墜於世因竭再
旬之力手自重摹入石置於縣學雖未必如禊帖之

有定武亦庶幾虎賁之於中郎且俾孟人無深憾於周令焉周令順天昌平州人乾隆丁巳科進士罷官後謫寄籍衛輝後更移居他所云

又按司馬景和墓誌筆跡與其父元興誌當是一人所書但其間相去十年而書益超妙爾蓋二誌中書體如散作散奕作弈之類相似者不可覆按而知也然而後誌殊高絕矣即其蓋二字亦深可尚焉

汝瑚按此誌蓋與其妻之誌同在藥師村監生李洵家迺洵又從張購得亦自知愛惜蓋但有墓誌銘三字正書或謂蓋卽其妻之誌之蓋比搨來審觀之則此蓋與司馬景和誌石皆橫長橫書相合若其妻之

誌石稍小而又直長一直書一橫書殊不相合矣且
墓誌銘三字大徑寸餘與司馬景和誌目末三字筆
勢正同信爲司馬景和誌之蓋也是則原蓋得重摹
誌石以見全文而重摹誌石得原蓋以互證筆意雖
謂原誌仍有可也然古今來誌石多矣而司馬景和
夫婦二誌皆得善書者書之使人流連於千載之後
而名藉以傳若視史書而尤重者則書亦何可以小
道而忽焉也哉

魏故涇州刺史淮陽男韓使君墓誌銘

前涼州刺史

兼吏部郎中袁灝制銘

散書

正光中

誌石蓋石并存

在衛陽村今移入縣學側忠義祠

右陸使君墓誌并蓋石俱方廣今尺二尺五分厚俱

三寸蓋上蒙魏故涇州刺史淮陽男陸使君墓誌之
銘十六字字方三寸陰文凸起體亦奇古蓋上四隅
有鐵柱類以挽合上下者誌字大可四分而磨滅殆
盡惟首行魏故使持節字諸軍事字涇州刺史淮陽
男陸使君墓誌銘字次行鉅鹿郡開國公之子也等
字粗可辨識餘行上下或一二字而已緣村民以捶
布故甚磨滅惟誌後側面別刻一行云前涼州刺史
兼吏部郎中陳郡袁驥字景翔刺銘十九字字大可
八分極精妙可愛尚無剥損按此誌名字年載無存
然考魏書陸俟傳後附子孫諸傳內一篇云叡長子
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覽經史頗有文致初

拜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徙於遼西後得還從征自
效以軍功拜給事中遷司徒記室司空主簿征南將
軍元英攻蕭衍司州以希道爲副及克義陽以功賜
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以學闢今古參議新令轉廷
尉少卿加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以本將軍轉梁州
刺史希道頻表辭免又除東夏州刺史不拜轉北中
郎將遷前將軍郢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邇甚有威略
轉平西將軍涇州刺史正光四年卒官贈撫軍將軍
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云云今按誌謂涇州刺史淮
陽男者與傳正同又誌云鉅鹿郡開國公之子者蓋
其父獻曾封此爵亦見獻傳而此誌卽陸希道誌石

也傳稱正光四年卒官則此謚固正光間物矣且魏書并有袁驥傳睿云驥少以才學擅美由著作佐郎歷官至涼州刺史還拜吏部郎中出爲齊州刺史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純并掌文翰才學名重肅宗靈太后燕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侍者無不仰羨云云按正光五年後改元孝昌驥拜吏部郎中實正光末事益知此謚爲正光間造也又陸俟子石跋亦嘗刺涇州并見侯傳後然旣非男爵而又在前五六十年不與袁驥官職相應故知非也魏碑誌皆不著撰人名氏此獨并著其字者殆因驥有大

名愛而重之故書以爲光美耳然非在石側而在誌
前則亦同磨滅矣至魏書傳希道事蹟與北史略同
可稱才兼文武自堪欽重且非此誌亦不知其葬于
孟也石聞五六十年前自孟張河村出土但今亦不
能寶指其處而此蓋初爲郡學生席得元所得因崔
孝廉士璋訪及之遂欣然俾送縣學延平劍合固自有
學生有松家訪得誌石并移郡學延平劍合固自有
數而前代名人遺芳有見尤爲可喜亦不在多也

魏故南秦州刺史司馬使君之墓誌銘

正書年

天平二年在城

東北四里下段
曲村萬方典家

君諱興字進宗河內溫縣孝敬里人也其先晉帝之苗

襄皆祖彭城王禮金聲於習闈作幕牧於家邦祖荊州
才地孤雄震玉譽於江左來賓大魏爲白駒之客始踐
北都進授侍中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
州諸軍事封鄆鄖王後遷司徒公父鎮河隴西關石著
雄良之績君慕帝王之資端萬乘之允夙慧早成絕於
羣輩君志性貞明稟操鯁直又能孝敬閭門肅雍九族
鴻才峻邁聲溢洛中以孝昌二年轉尚太尉府參軍
又除懷縣令雖牛刀耻雞且錦遊邦里督政未幾禮教
大行君臨茲百里承流敷化故能申述典謨奉遵皇猷
使盜息如奸藏令行如禁止懷邑之民咸稱良翰方靡
好爵而窮仕路極縷寃以官王寮如天道無徵弔善徒

官遷疾一朝哲人云亡以天平二年歲次乙卯二月廿一日春秋卅有一薨於懷縣贈使持節冠軍將軍都督南秦州諸軍事南秦州刺史以其年十一月七日葬於溫縣但以日月不傳過窆有期墓門刊誌勒銘泉扉其詞曰

盛矣終源族業晉軒隴西之子瑯琊之孫如冰斯潔如玉之溫旌賢謝美今傳何言慕武彭城承流金晉萬乘之胄龍德之允辰極方高蒼海比潤崇基卓立獨矣孤峻少播令聞弱冠飛聲克在良譽讚彼槐庭帝嘉明德作邑懷城義風烟舒遠化雲行才明不壽自古在先顏生三十九華哲殂賢之子之亡如仕之年永辭白日隻歸

黃泉遠送平原葬於溫縣隴樹冬寒夏凝霜饑勒銘德
埏誌其鄉縣萬歲千齡誰聞誰見

右司馬昇字進宗墓誌銘其曾祖祖父誌不著其名
魏書亦無司馬進宗之傳姑以誌中所云祖荊州來
賓大魏授侍中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州軍事封瑤琊王遷司徒公考之則其人爲司馬
楚之按魏書司馬楚之傳略云晉宣帝太常馗之八
世孫父榮期爲梁益二州刺史遭變楚之送父喪還
值劉裕芟夷司馬戚屬亡依從祖荊州刺史休之及
休之爲裕所敗楚之收衆據長社後降於魏假楚
之使持節征南將軍荊州刺史後劉義隆入寇以楚

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瑯琊王屯潁州距之破其諸軍
以散騎常侍徵還尋從征涼州蠕蠕拜爵節度中領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王
如故毫贈都督梁益秦寧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
領護西戎校尉揚州長史諡貞王云云據此盡與誌
申所言相應唯缺遷司徒之文耳然又按廣陵府集
周六將軍司馬懿碑文云曾祖懿之入魏授平南大
將軍荊州刺史襲封瑯琊王又授使持節侍中安南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者與晉史及此誌畧同至其
薨楚之卒後贈征西大將軍都督梁益秦寧邢兗青
豫郢涪十州諸軍事揚州牧諡貞王晉書充與碑所

云十州諸軍事遷司徒公者合考魏書北史楚之外亦無有官職封爵似此者此以知其爲楚之無疑也然魏書謂楚之父榮期爲豫益二州刺史遭變而庾開府集司馬裔碑乃謂曾祖楚之爲晉太傅錄尚書揚州牧會稽文孝王之次子元顯之幼弟元顯見害之後桓氏篡逆之初客身曆鈞收令僚屬入魏云云則是謂楚之父爲司馬道子與魏書所著楚之父爲司馬榮期者不合又庾碑所言司馬道子爲會稽王即晉書所云道子爲簡文帝之子中後與卿既改封會稽王者與此謬所言並宋齊祖彭城王者亦不合按此謬所云會稽彭城王者乃武帝時晉所謂

司馬榮期考晉書宗室傳彭城王權子植植子釋釋
子雄雄坐奪蘇峻更以釋子絃嗣絃子元元子宏之
皆襲封彭城王更以魏青楚之傳所云太常趙八世
孫推之則楚之父榮期與彭城王宏之爲昆弟輩行
或與宏之同出於元或出於元之弟俊皆未可知然
俱爲彭城王權之後雖嗣世封王者爲元但榮期守
土遭變意當時必贈以王爵又以其爲彭城之後或
卽贈彭城王故誌卽以曾祖彭城王稱之則彭城王
之稱其於榮期亦近似者究之此誌所云祖荊州者
斷爲司馬楚之無疑特於曾祖不著其名則或以榮
期慘遭禍變故不忍正著其名耳至庾碑著楚之所

生與魏史不合之處更以俟博雅者考焉又誌言父
鎮削隴西關右著唯良之績者按魏書楚之三子長
寶允次金龍次躍龍寶允仕至鴈門太守金龍躍龍
俱至尚書今此誌云著唯良之績亦似指寶允而言
蓋引用太守故寶則其非金龍躍龍可知特隴西關
右與鴈門不合或寶允前督官於彼而後守鴈門亦
未可知耳又魏書金龍三子長延宗次纂字茂宗次
悅字慶宗則或名或字皆與進宗之字相似轉疑名
延宗者之亦爲其字而史失其名耳然則進宗爲楚
之之孫殆無疑矣進宗作令桑梓有惠政可傳也

唐故某府君墓誌

正書

顯慶五年

存

利任職

東

東

□□□令賓南陽人也常顯項之苗裔曾□□□魏
征西大將軍祖伯齊北銀州刺史□□隋歷停縣前蘿
山岳之高節苞河漢之□懷齊業光華名流千載也君
德□邈遠志尚清居惟張議之贊□□□之貞粹行
齊三涇情欣五柳隱不遂□痛由斯起灾風濫及先拂
高花忽於顯慶五年十二月廿六日卒於家第春秋八
十有一但以死生契闊幽明有殊卽以辛酉之年月已
酉之日葬河陽西北九里寘匕有分脢之痛永匕有莫
根之悲酸哽不紀其切刊石題之不朽嗚呼哀哉乃爲

嶽曰高德森已懷深志尙冲寂榮位無心神情亮遠清
居可尋遁於時外名利何復舒散口候放口情況痼疾
困勤大漸相臨死生口闔運往無禁形雖忽謝永播芳
情

右唐河陽某君墓誌銘缺一角不得其姓其令賓二
字亦似非名但當爲字至所云南陽人又云卒於家
第又云葬河陽西北九里是則南陽乃其家第而河
陽卽南陽矣厥後李白撰韓文公父仲卿碑云南陽
人新史因加鄧州字遂啟千古爭辨之端蓋不知南
陽卽河陽之古名而唐時所通稱者也今得此誌豈
非文公爲孟人之一譖乎卽張徐州墓志并正同矣

平居書辛相世系表言出顥帝者不一而此言祖伯

齊北銀州刺史者表既無之又其曾祖并父名在石

缺處可惜也書有古法兼餘逸致今移存縣學云

唐調露二年高德巖所造石佛座題識并同時所造石
佛塔題字城東北隅增福寺

正書存俱在縣

碑

碑

碑

右佛座在增福寺韋馱殿南半間小佛殿內立像下
此座凡六面上作蓮瓣形下題識云調露四年歲次

庚辰正月丁丑朔十五日辛卯佛弟子高德巖供養

考通鑑并唐書調露元年歲己卯至次年歲庚辰八
月改永曆元年是調露僅可稱二年無四年也然此

識所云歲次庚辰正月丁丑朔十五日辛卯之文則

尙與鑄合蓋通鑑調露元年十一月有戊寅朔則次
年正月可得丁丑朔也是則庚辰歲正月丁丑朔者
不誤而西蓋二之筆誤耳抑當時高宗自咸亨後十
年之間凡五改元故書者亦紛惑而失檢歟至此寺
前院石佛塔一所高五尺二寸製作可觀通計上下
二層間以蓮花盆二方石頂一中間爲佛像者九十
一爲夜叉者八用工亦不可謂不勤矣佛號題於上
層佛像下其可辨者南死北方□□□佛南死西南
方□羅□佛等字而已頃以修志移寫寺側且又見
之意爲唐塔苦無證佐頗以爲憾茲於幽絕處覩得
調露題識固知是同時所造殊爲懇意因并載爲唐

刻焉

汝瑚按增福寺舊志謂不知始於何時據此則當始于唐矣蓋寺先而城後也

唐永淳二年尊勝陀羅尼神咒幢

篆書存北廿五里禮鳳村上

右幢高可二尺許通體篆書字徑一寸每面三行行二十五字次行云唐永淳二年罽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亦是篆書其書務於勻稱頗似已開後來尋英之體然亦非草率之作云

大唐故朝議郎兗州都督府方輿縣令上輕軍獨孤府君之碑銘序 宏農劉待價撰 吏部常選宏農

劉氏書正書

景雲二年

存

在縣西

三

廟

碑

刻

入

縣

學

側

忠

義

祠

五代名士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劉氏書正書
景雲二年
存
在縣西
三
廟
碑
刻
入
縣
學
側
忠
義
祠

聞夫軌蓋上瑞星緯分其經舍坤與下蟠河岳裂其封
域是以觀象體物建百里之麻邦敦俗牧人置千石之
多士則有威神風雨稱明鏡於當時德洽絃歌号元龜
於後葉其有繼美宣化教肅刑清作根本於巖窟爲喉
命於黔庸休明一代映徹九泉歷選徵盛歸獨孤府君
矣公諱仁政字仁政河南洛陽人也本姓劉氏尊擬龍
之巨源長河不竭疏斷蛇之層岫遠岳無窮屬逐鹿於
中原乃迴時於北漠因山易姓以氣雄邊及魏室之興
興服袞論道遷周邦而扈從衣錦還鄉吐爽葉而增昌
朝盈紫綬飾本枝而逾懋郊接朱轡茵鵠紛綸可略而

述

魏

梁

中書舍人南道行臺右丞洛州刺史遷

左丞加散騎常侍儀同三司特進行臺左僕射封夏州

啟寧縣開國公武安郡開國公廣州德廣郡開國公西

平郡開國公瀛州章武郡開國公彭城郡開國公各食

色二千戶賜鼓吹一部綃布各二千疋錢卅万俘口三

百餘人馬五十疋轉七兵尚書兼吏部尚書入周拜司

徒公行臺尚書令冊臨川王大司寇少右弼謚曰貞佩

金章於黃閣綺繫於玳筵內助理於萬機外佐平於

百揆奇籌獨運戶邑光於六封雅樂相喧鼓吹標於四

錫曾祖子佳周柱國直閣將軍武安郡開國公華州刺

史儀同三司隨大將軍淮州刺史應國公拜壇虎將祠

黃石以傳書列郡神君褰赤帷而察俗賞茅土於與壤
以答元功進儀服於太階還尊懋德祖義恭隨京兆郡
富平縣令唐秦王府倉曹參軍事荆王府長史右衛郎
將左衛中郎將左鹽門率溫汾歸發四州諸軍事婺州
刺史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侯羅容朱邸陪文雅之良遊
巡警紫微膺爪牙之重任百城宣化得賈父之能名五
等開封黎迴侯之美稱父士贊唐宏丈生文德皇后挽
郎虞庠之胄必擇士林楚櫻之郎庭資門蔭選授霍王
府戶曹參軍事密王府兵曹參軍事原州都督府戶曹
參軍事轉汴州尉氏縣令遷坊州鄉城縣令上騎都尉
行丹州司馬襲爵高平縣開國侯幕府端讐聞爲善之

最樂列曹從務伐激濁以增清叔季擒奸智窮於耳
蘊玉還光席上之珍惟公騰秀二儀降精五緯鬢年對
日綺歲參元成千里之權奇望雲驥首刷五色之毛羽
抱義賓王起家皇朝龙勲衛左金吾引駕出警入蹕統
式道之朱麾夜徼朝巡司禦戎之金革解褐恩州司倉
叅軍事像水之平法絃之直遊刃盈庭之訟發蒙列局
之疑掌十一之人天致菽粟之流衍改授宣州溧陽縣
丞南服水鄉北斗星分吳越雜錯士吏剽輕公贊銅章
以化人持冰鏡以照物季俗爲之懲革淳風由是興行
轉朝議郎上護軍行兗州都督府方輿縣令法三異之

化振百里之雷敷禮義以教人薄聚斂以富俗女修織
紉不下三齊男務耕耘還登九穀稚埋止息尋故於是
稀鳴園圃室虛簡牘以之無事旣而焦延罷職上書願
留劉寵去官攀轍而送方同胡紹專城之任克遷遠等
宣尼倚戶之吟斯作以景龍三年三月廿九日遘疾卒
於河內郡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七士曾衣冠道已儒墨
德音何在恨九言之不追魂氣何之痛百身之無贖惟
公抱素懷璞蹈孝履忠蘊智成囊含明作鏡敵生白之
虛室沉登仙之桂舟酌其流而感淺深庇其宇而忘寒
暑儒林罩月武庫驚雷六義分落錦之篇八體下崩雲
之陣阮公琴酒情盤猶竹之間尸子登臨神王長松之

下清門赴弔無雜好之賓儉室奉終靡一金之產可謂至德君子人之積幹者也以景雲二年歲次辛亥三月景子朔廿七日壬寅遷窆於洛州河陽縣西北韓城鄉龍臺里之平原禮也馬敬勝城鳥飛楊墓晚風含怨託松栢以揚聲斜日緘愁向煙雲而沮色嗣子宗業隆堂構孝極天經翠栢以長悲奉元醪而永慕想元成之祖德遂述家風鑒陳實之貞碑爰題翠琰庶陵移谷變竹帛非堅而懿德嘉聲乾坤等固其詞曰

棲龍疏派斷蛇分族遇亂中原過時北服回山易姓待時于祿其北魏稱帝化命爲臣爰從鳳蹕式返鶴津祚
黎食采華轂朱輪其二踵德誕美韶姿令器渾金璞玉霜

鶴雲駢論起談天詞成擲地其振翼鳳穴統武兵欄掉
戟侍帝綰綬除官霜凝吏道花飛筆端其一同在俗五
美興化剽刦懲奸嗤眩息詐女修纂續男務耕稼其攝
官稱謝擊轍告歸佇遷喬木奄落斜暉昊天不憇與善
何違其六相彼青鳥啟茲元室竊馳發輒丹旗颺日九原

不返千秋永畢其七賄人悲而結情弔鵠恩而氣氤氳灑
泣珠之露松纏慘玉之霧毫勑銘於元石以作固於清

氣其八襄陵賈行表謹

右獨孤府君仁政碑額題云大曆故上護軍獨孤府
君之碑陰文凸起三行行四字篆書碑文三十四行
行四十八字正書此碑序其家世特詳其云高祖承

永業者北史及北齊書皆有傳謂其本姓劉中山人隨母改適獨孤氏遂從其姓今按碑中所云導擾龍之巨淵疏斷蛇之層岫逐鹿中原避時北漠因山易姓以氣雄邊者則俱指獨孤永業之先世出於劉氏者而言非謂永業之身之出於劉氏者也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載獨孤世系所稱易姓之由畧與碑應而於永業之父莫不言永業爲其身生與否又按唐獨孤及自作其父通理墓碑所稱易姓之由亦與世系表大同小異而就其中所云歸生與與生永業者觀之則永業并非隨母冒姓之謂矣又北史及北齊書載永業生平歷官與碑詳畧互見不必深論唯稱永業

在齊時封臨川郡王與獨孤通理墓碑所稱亦同而此碑則謂入周冊臨川郡王與獨孤世系表所載與周司徒臨川郡王者又同其間彼此互異良由世代久遠俱難意斷又獨孤及以一代文伯自序其先世封爵而其中亦別有失於考据者其碑內所稱先世畧云獨孤之先出自劉氏後漢世祖光武皇帝之裔世祖生沛獻王輔輔生釐釐生定定生節節生丐丐生長子廣嗣王位少子廩爲洛陽令寧生穆穆生進伯爲度遼將軍擊匈奴兵少援不至戰敗爲單于所獲遷居獨孤山下生戶尉單于加以谷蠡王之位號獨孤部戶利生烏和烏和生二子長曰去卑爲左賢

王建安中李郭之亂至賢王率其部衛帝自長安還洛後歸國卒次弟猛代立生富論富論生路孤路孤爲氏爵永安公定州刺史生萬齡官至廷尉萬齡生稽又官廷尉爲鎮東將軍稽生歸又爲鎮東生與官至征南將軍定州刺史贈司徒生永業卽通理之高祖云云而唐書獨孤世系表則云漢世祖生沛獻王輔輔生釐王定以釐爲定諡但爲一人又云定生節王丐節又丐諱但爲一人是又彼此互異及考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內載沛獻王輔薨子釐至定嗣定薨子節王正嗣正薨子孝王廣嗣則通理碑與唐書

世系表以正爲丐者固字體小誤而通碑以二人
爲四人者誠誤矣且其間尤有錯誤足以自累其世
系而并以累人之世系者則通理碑中所言以去卑
爲烏和之長子劉猛之兄者按唐書獨孤世系表亦
謂去卑爲烏孫之長子劉猛之兄烏和卽烏孫和蓋
琛字之誤此又不必論但論去卑非烏孫之長子亦
并非劉猛之兄而已今按魏書鐵弗劉虎傳云虎爲
南單于之苗裔至賢王去卑之孫北鄙劉猛之從子
魏興晉并州刺史劉琨合討之虎走歸劉聰聰以其
宗室拜安北將軍云云又按晉書劉元海傳述其先
世爲冒頓之後以母爲漢高祖宗女遂因姓劉氏觀

其初立國時所下國中之令可見聰爲元海之子以
劉虎爲宗室則虎之祖去卑其爲冒頓之裔甚明今
獨孤通理墓碑與唐書獨孤世系表并謂劉去卑與
劉猛同父是不將使人疑劉猛之亦出於冒頓也
孤亦出於冒頓之後而此碑亦誤耶今試仍卽魏書
劉虎傳所云虎爲去卑之孫而猛之從子者推之其
去卑之視猛猶猛之視虎皆從子耳何兄弟耶故二
人旣尙非兄弟況於同父卽魏書所謂從子者亦當
爲同姓不宗之從子耳竊以爲劉猛自當出於進爵
之後下開獨孤永業獨孤仁政獨孤通理之屬去卑
當爲冒頓之後下開劉庫仁與劉虎及其孫劉務桓

劉衛辰以至於赫連勃勃之屬分爲二派則按之晉
魏諸史庶皆兩無所妨而如獨孤通理墓碑以及唐
書獨孤世系表皆難專據者猶不若梁肅作獨孤及
之弟獨孤正墓誌銘謂其出自進伯因部易姓隨云
其後有羅辰臨川王永業渾而言之與此碑之畧舉
大意者皆不以去卑闡入之爲愈也且唐書於獨孤
世系既以劉去卑闡入爲劉猛之兄而於河南劉氏
世系表更謂河南劉氏本出匈奴之族漢高祖以宗
女妻冒頓其俗貴者皆從母姓因改爲劉氏右賢王
去卑裔孫庫仁南部大人凌江將軍弟眷生羅辰爲
定州刺史其後徙居河南羅辰五世孫仕雋卽宰相

崇望之十代祖云夫謂去卑之出自冒頓則誠當矣而謂其裔孫庫仁卽劉眷之兄故劉眷之後皆冒頓之裔此甚非也去卑與劉猛不同所自出則庫仁安得謂劉眷爲弟哉卽以弟言亦不過同姓不宗之弟耳而遽謂其子孫皆冒頓之後可乎夫以劉去卑一人而於獨孤世系表則謂爲劉進伯之裔於河南劉氏表則又謂爲冒頓之裔以劉眷一人於獨孤世系表則謂爲劉猛之孫出自進伯於河南劉氏表則謂爲劉庫仁之弟出自冒頓一人而二本始分而未合其自相矛盾多所抵牾如此其謂之何今按去卑之孫卽上所謂劉庫仁及劉虎並其孫劉務桓等當爲

開頓後裔一族而初不必以劉眷之後又爲河南劉氏者上冒之蓋河南劉氏與獨孤同出自劉眷卽同出自劉進伯者卽如此碑書撰皆劉姓而又皆宏農人當卽所云河南劉氏之派此亦可見其與獨孤甚親其言獨孤先世無異自言故能詳悉若此是可卽此碑書撰人之於獨孤有關合者以并正唐書世系表謂河南劉氏出自開頓之誤焉又獨孤世系表於永業父與官爵下載其謚法而於永業官爵下不載謚法又北史及北齊書本傳但稱永業後爲崔彥穆所殺壹似不應得謚者而碑乃有謚曰貞之文茲考周書崔彥穆傳謂彥穆爲行軍總管討司馬消難軍

次荊州彥穆疑荊州總管獨孤永業有異志遂收而
戮之頃之永業家自理得雪彥穆坐除名云云卽北
史崔彥穆傳亦畧同據此則永業之戮乃但出於彥
穆之疑而碑所言謚曰貞者必其家自理得雪後所
予之謚是又可以補世系表及本傳不載其謚之缺
焉至表所載永業子子佳隋淮州刺史武安公者按
隋書地理志無淮州唯南海郡有含淮縣註云梁置
衡州陽山郡平陳州改淮州廢郡二十年州廢今碑
云曾祖子佳隋大將軍淮州刺史者正與隋書地理
志相應乃淮州尙未廢爲含淮縣之時而正可以訂
此表以淮爲淮之訛又表謂子佳爲武安公者亦指

隋書今按碑載子佳在周爲武安郡開國公在隋爲應國公亦當以碑爲正又世系表於子佳之子義恭名下畧不載其官爵而於其族人爲主簿都尉叅軍之類皆載之今按碑所載義恭在唐歷官至溫汾歸婺四州諸軍事婺州刺史高平縣侯其官爵尤不當畧是宜據以補世系之缺至義恭之子士贊卽仁政之父與仁政之子宗其名字官爵世系表皆缺載是尤宜據碑補入者也蓋唐書之闕誤見於吳縝新唐書糾謬者至多而其可據此碑而補正又旁及他史者亦不一而足焉

碑并螭首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二寸初闢碑出都無

一字後郡學生劉世俊自請往訪始知其字在下方
而出之碑甚完好無缺其文既深美有風徐庾而書
亦隱秀具體六朝蓋兼得歐虞之意又尚不染唐人
間架觚稜末習懸而視之始知其妙爾頃搜訪孟地
碑碣所錄魏誌諸刻殊稱佳妙而此碑在唐刻中尤
爲不易得者其埋沒已千餘年一旦復覩豈非快事
然非劉生請行亦未必得也茲遂爲移置縣學云

唐開元二年陀羅尼經幢

正書三里

樹桐堂內佛殿前

存 在縣城北

右幢高可五尺額篆書九字唯佛頂尊及尼寶幢六
字可辨經文正書未云開元廿年歲次壬甲十二月庚
午朔二日辛未建前道州唐興尉甯思箇書本原郡王

庭訓鐫幢主甯懷恪宋定方楊元禮甯歸口云

此幢與後天寶元年幢同在梧桐堂外道邊爲繫馬
檣因與湯子令名過視幢末開元二字尙存其半書
有褚法欣爲唐刻拓歸隨令移置院中乃工人不戒
遂有所損而開元字適當損處因爲補記開元經幢
數字然廿年壬申之文本與鑑合亦尙可考也

唐開元二十八年陀羅尼經幢

正書

存

在縣西北卅

二里臨泉村結義廟內

右幢無額末面稍剝而下方有開元廿八年敬造字
元字上開字初不甚可辨後縣學生韓鳳章自徃就
石細審并手拓始得之開元天寶間文物盛矣茲
尤工雅有褚法云

唐開元間尊勝幢

正書

半有

在縣西北

十五里廟院內

三

右幢但存尺許經文剥落村人于其上刻太山石敢當五字惟正面尊勝幢上爲開元聖文神十字尚存字大可寸餘書體似蘇靈芝亦可喜耳

唐開元間人宋定方等所造大明寺西石佛像塔題識

行書

有

在城東北十八里藥師村大明寺後殿階西

右塔高可七尺許座正方塔凡八面七層有佛像者凡三層製造極精其最上一層佛像及諸天神天將挺身橫劍等尤飛動其中層佛像下題字云像柱主宋定方妻楊合家供養字大可七分後又有題云天成元年七月十八日院僧令欽惠進記後村緝山五

幢子雜鄉張厚張君集韓廷甯周梁道逢甯□韓□
劉□李方本社甯章合家供養當村西頭甯溫合家
供養又有題云大宋宣和三年三月廿三日主人記
諸字俱大可四分其下層佛像下題字云佛弟子郭
翹母秦弟□宋欽順原李□佛弟子王龍爲□□□
□云云者曹志載大明院在藥師村後唐天成間創
建前明何宗伯塘有記云云今何宗伯碑尚在院中
亦云始創於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今據此塔所題大
宋宣和三年云云者自是後人附識於空闊無字去
處不足爲據至於天成元年一條似爲造塔時題識
卽舊志并何宗伯撰碑所稱院創於天成間者亦似

據此題記云然而不知此則尙未可據也蓋是塔所
題像柱主宋定方妻楊合家供養者卽前所載縣北
三里梧桐堂內開元廿年壬申所建之石幢末書幢
主甯懷恪宋定方楊元禮甯歸口一行內之宋定方
也宋定方爲開元時人見於前幢者甚明則此塔焉
得爲後唐天成元年造乎又宋定方之名初意尙以
爲前後或有同名而未必卽開元間者旣乃將開元
幢後半行拓本鈕勘始知其筆蹟竟是一人所書則
是前幢爲開元廿年間物而此塔雖未知其卽爲是
年所造與否然亦卽可附於開元諸幢之末也已至
若天成元年所記則固亦與宋宣和一條同爲後人

題名附識之類故其字號像柱主宋定方一段既小而亦惡劣之甚也且再以其時世論之河陽白唐末光啟三年居人爲孫儒屠滅去後李罕之名張全義於澤州與之收合餘燼分據河陽東都而逼鑪稱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爲資畊人爲糧復又相攻而太原汴梁各有所助後遂交兵於溫及李罕之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鑪稱白懷孟背緣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已無烟火者殆將十年云迨後唐滅梁之日莊宗不解甲者十五年蓋前此澤潞懷孟之間始無寧日同光至天成僅四年爾其時喘息甫定瘡痍未復此地之居民亦何能尙

以餘力盛作佛事而又刻剗佛塔極精工華妙若此者乎是則據其製作之工已可定爲唐物而况又有題識可以就別幢互證者乎且以此塔爲開元所造觀之卽舊志蟹何文定公謂此寺爲天成元年創建者亦未必確而此寺或尙爲開元間所建而天成間重修亦未可定此又可以見石刻之足貴也然亦尙爲闕疑以俟後人再考而第將此塔并同時所造一塔題識俱附於開元諸幢後焉

又開元間人宋定方等所造大明寺東石佛像塔題識
正書存並在大明寺後殿階東

是塔高可六尺許亦八面座上更作蓮花座者凡二

層佛像亦如之上層皆立佛亦皆精好下層又分二
格上格坐像下格一坐像間一立像其第一面坐像
下方題云釋迦牟尼佛主宋定方合家一心供養時
而此方之上尚有數字晦蝕不可辨其第二面佛像
上云藥師蠻琉璃光佛主姚庭光母常合家一心供養
下云弟子文喜敬造彌勒先亡渡口一切含俱登
正覺其第三面佛像上云普賢菩薩主甯十住合家
一心供養下云文師菩主楊元禮合家供養
其第四面佛像上云像主懷州河內縣王二娘供養
下云阿彌口七口口口口合家一心供養佛時其第
五面佛像上云文殊師利口口此邱僧元慶敬造下

云大勢至菩薩主宋定方秉楊合家一心供養其第六面佛像上云阿彌陀佛主□□□妻□合家一心供養時下云阿彌陀佛敬奉□□合家供養其第七面佛像上數字不可辨下云像柱主宋定方男惟忠敬造合家供養其第八面佛像上云阿彌陀佛主王大爲亡母董文殊師利主甯守一母張下云大勢至菩薩主王忠泰爲亡母史一心供養云云按此塔所書宋定方之名凡三見自與前塔同時造者而且第三面佛像下所書楊元禮者亦卽前開元廿年幢末一行內之楊元禮也楊字雖小剥落而元禮字尚明則正與宋定方又同作佛事書名而可互證者非比

宋定方一人造塔或疑其尙有同姓同名之比此其爲開元塔更無疑矣又楊元禮一面之上所書之甯十住及第八面佛像七王所書之甯守一二人者當亦卽開元幢末一行所書幢主甯懷恪贈歸口之一家意當時此地甯姓亦大族也至此塔所書諸人姓名字皆可觀而宋定方楊元禮二人姓名其筆蹟亦與開元幢末所書極相類不似西塔所書天成以後至宣和以上諸人姓名書法遞不逮遠甚也蓋唐人藝事之精如此至此寺在縣之東北地稍僻遠前此拓工竟未之及因自往訪後唐遺迹不意所得迺至過望也故詳著之如右

尋之翰况乃于門口族口口名家堂構挺生不口不口者矣公諱口口口口河南河內人也太原望族徙居河內焉曾祖元隨任遼州司馬口口口皇朝口太子家令贈少府監並以睦口登榮口翰昇貴父口口口口口任太子中舍人贈銀青光祿大夫至於承親孝親割股仁口口口口口口口之節沐旌表門閭之恩制越古口口降褒揚道口口口口口於口代並口編於史譜此可略而言焉公以積善資靈深仁口口口口口之性早登儒林之科釋巾任宣城郡宣城縣主簿江口澆口口措譽口口口口口口口家之子富筆之才擢授西河

郡平遙縣尉汾州巨邑晉野雄邦地稱閭井之繁人恣
田口之訟公以襟靈若懸筆翰如流疏江口以口源與
喬口而共理自六曹經口口考在公間闇無謗諑之聲
口口有口揚之美口口口口口口觸口懷戀德之情
口口吏紳去思之想故口千里駕轎轡而已迎勁口口
口口口庭而畢口昆房喜躍廣口善以同居隣伍歡愉
仰仁德而垂蔭方口廣修淨業口繼先風何期福善無
微靈良奄泊以天寶九載二月九日遘疾終于河南府
河陽縣韓城鄉之本第春秋五十有六以其年三月十
四日安厝于河清縣親仁鄉祔先祖之塋禮也惟公口
德無方嗣徽名以植操口深仁口口口口口口口之儀

唐天寶元年金剛般若經幢

正書存

在縣北三里梧桐堂佛殿前

有

在縣北三里梧桐堂佛殿前

幢約高三尺許上半斜裂另存廟中題額在焉額云
奉爲皇帝造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幢經文係小楷書
後云大唐天寶元年歲次壬午七月十一日馬韶其
書亦精好茲于石缺處題識數字庶後人易辨焉

唐天寶八載經幢

正書存

在縣西十五里臨泉村白衣堂內

幢約高尺七寸前半經文剥落所存僅二十許字惟
後一行天寶八載三月字適存爲可辨耳

又唐天寶八載經幢

正書存

在縣城西十五里西虢村濟瀆廟內

幢約高四尺餘其上半已損泐後云天寶八載歲次
己丑十一月九日建立造幢人口昭成長安人云云

內又有我聖文神武皇帝聖德元豐重興三教周施
八極合同一相願超十地敬造勝幢加以琢磨及却
倚嶺岵前瞻孟津望月登空華光普照等譜其題識
內唯八載以下尚明而天寶二字則幾不可辨及考
通鑑天寶自三年正月後改年爲載其所稱歲次己
丑者亦與鑑合故是唐物而字畫流逸亦是佳書又
其地尙有金元二幢暨無年月一幢皆在路衢茲并
令移入村西濟瀆廟內庶不致散失云

大唐故西河郡平遙縣尉王府君墓誌銘并序

正書
天寶九

藏
碑得
有
在城西三十里衛澗村
碑家今移入縣學忠義祠

原夫憮於蘭谷者猶聞十步之芳陟於松巖者尙覩千

清高節儉表其風神。體斯乃自天攸爲嗟
隱已開。縱非平激浪沉鱗翔空墜羽。將駕蒿
乘有子三人。郎次爲銘曰。

惟彼善門誕生材子稱奇初歲人唯是言惟仁是居宣城授汾邑昇榮察
濫割斷仁流美遺愛馳聲反轡邱園安神靜謐閑幼笄滿室庶憑積善永固休逸福衍曾元荆華棣萼旋凋佳城已啟德誌虔標修陵有變夜壑

右唐平遙縣尉王府君墓誌銘高尺六寸廣尺六寸
五分無書誤姓名卽王府君之名與字亦缺惜哉又
序稱其父孝親割股采蘿衣門閭之恩而名亦缺唐
書孝友傳復不載尤可惜也至所謂韓城鄉亦見獨
孤仁政碑而所謂曆河清縣親仁鄉者可知唐時河
清縣在河北岸也石在衛鄙村縣學生席有聰子得
斌家崔孝廉士璋暨縣學生席登魁訪送縣學云

唐天寶尊勝幢

正書

存

幢額

在縣西卅四里淮溝

村經幢在崔溝西一里謀臺村二面堂

右幢額二行行六字云尊勝幢奉爲天寶聖文皇帝
造行書大徑寸餘亦殊工妙至其幢字多剥年月一
行亦不可辨但相去近又大小相同故知爲一幢耳

其年月一行之前別有銘額下方可讀者四語云免

三塗苦奮履生天刈功已就万歲千年而已額在復

溝村土人作小塔藏之初覓其幢不得後龍臺村縣
學生郭輯五於澗中覓得因移入村中二仙堂云

唐佛頂尊勝陀羅尼咒幢

存無年月十五里大裘村廟

右幢高可三尺許上下二層其刻咒文處高僅一尺

一寸第一面正書云奉爲皇帝敬造尊勝陀羅尼經

幢一所凡三行字大可寸許餘刻佛頂尊勝陀羅尼

咒者四面刻多心經者三面其尊勝陀羅尼咒無序
與經僅咒而已書蹟清勁之中饒有古意初見尙以

爲後魏北齊間物及審視竟無朝代年月然按所云

奉爲皇帝敬造云者乃是唐開元天寶間人題幢之

式其爲唐幢無題跋故附於天寶諸幢之次云

唐佛頂尊勝陁羅尼經幢

正書十二題

存

在縣西北三里西治村文昌閣旁

右幢自座至頂高可六尺許頂作華蓋并座皆雕刻

精好幢書陀羅尼經并序高可二尺五寸其半剝泐

末書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八字亦無朝代年月然所

書序語於永淳二年迴至西京具以上事聞奏大帝

句聞奏下空八格盡將大帝字頂格寫大帝爲唐高

宗故知是唐時人所造且字畫流逸筆法與西城村

天寶八載幢署同兼二幢所書靈字皆作黨可見當

時字體相承如此也因并附於天寶諸幢之末云

大唐故鴈門郡解府君墓誌銘并序

正書
存

元和五年
在縣西三

十里衛
洞村席家書塾
今移入縣學鄉賢祠

府君諱進字進族茂鴈門派別條分今藉於京兆府鄠
縣八步鄉解村人也祖諱齊而樂道不仕府君卽樂道
之第二子也終短不意去元和四年三月四日疾終於
河南府河陽縣太平鄉樹樓村之私弟春秋六十有五
卽以元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權厝於私弟北二里原
之禮也霜妻李氏偕老願違哀號痛切嗣子忠信次子
少遷次子少恭次子少璘次子少儀次阿小長新婦曹
氏等號天叩地柴毀過禮殆不勝喪空窓云具禮物咸
備恐墳隕有變故刻頌立石以作永年之記

茫茫墓里寂寂松屏痛君子之長逝沒寒泉而不歸

右唐解府君墓誌銘三十年前於城西五里紫金山寺前戍樓村河岸側出土爲前歲貢生席雲章購得移置縣西三十里衡備村家塾嵌於壁上劉世俊比曰訪獨孤府君碑遇見之雲章子志恒因送置縣學文內稱祖諱濟而樂道不仕府君卽樂道之第二子二語內非祖字爲父字之誤卽而字爲父字之誤當是書時失檢卽如誌內原之二字當作之原亦是顛倒有誤此可見也然其文但誌族姓名字鄉貫先世卒葬歲月葬地妻子頗與王止仲墓銘舉例大指相合且此外別不加贊歎語殊有古人不溢美之意頃

見偃師進士武君名億所新得晉關中侯劉府君墓
墓誌銘亦似此均足矯後人訛墓過當之習至此誌
銘詞之妙殆不可言書迹迺逸之中饒有古拙之趣
俱可愛玩佳物也

汝瑚按誌稱樹樓村今尚稱爲成樓村特以樹爲成
耳蓋村鄉之名竟有千餘年不改者此以知故老流
傳之說未可厚非而碑刻之徵驗其多孔多也

唐韓文公神道碑

皇甫湜撰

寶歷元
佚

前邑令張之紀重建公祠記云公墓在邑西十三里
向極有神道碑士大夫往來過塚多刲其文以去殆
民以爲擾乘亂焚碑云云

按公墓前今絕無唐時碑刻而皇甫持正所撰文公
神道碑之目亦不見於集古錄及金石錄諸書惟其
文在耳今於祠墓門內文公墓下已附錄其文而茲
不復錄蓋茲所甄錄但取石刻現存者而言卽無原
石亦必其拓本猶存方可按其字畫完缺多寡從而
載入若并拓本無之則但可作傳記觀附見於各門
而此但存其目耳又此外如皇甫持正所撰公墓誌
銘則并其目而不當載於此卷內舊蓋鎔藏墓內其
石出土者謹而載之乃後人不得已之意也豈可預
載其不出土之石於金石碑碣等誌乎偶見近人中
州金石考內孟縣碑目如唐鄭士林撰司空張建封

墓誌銘潘孟陽撰祁連郡王李元淳墓誌銘韓文公
撰息國夫人墓誌銘又文公撰女擎瓊銘元郝經撰
河陽遜士苟君墓誌銘其石皆未嘗出土而皆列其
目斯轉失初意殊不當矣茲故并其目而不列云
又按文公神道碑舊志所載訛缺甚多至不可讀修
武志亦然唯舊郡志所載差可句然誤字亦不免且
其中屢有不可解之句因以朱文公韓文考異注新
唐書本傳所引者校之始知宋文公時已然卽古文
奇賞內所載亦略相類因合數本詳按此文錄入志
內所載文公墓下而今令仇汝瑚興縣前舍人康儀
鈞偃師進士武億武進太學生湯令名咸以爲公墓

不可無神道碑因屬余補書一通縣尉張葆齋刻而
衆立焉雖前人過刻不存亦且借此以備其數庶仰
山斗者咸共見公當日行事之實也碑趺螭首高丈
許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刻成因附識於此焉

唐太和五年佛頂尊勝陀羅尼幢

正書有，在縣西
卅里順礪村興國寺

右幢連頂高九尺許雲蓋三重規製甚精上層凡四
面刻佛畫又傍題識佛號一云千百億化身釋迦牟
尼佛一云當來下生彌勒尊佛一云清淨法身毗盧
遮那佛一云圓滿報身盧舍那佛畫妙相圓滿不減
長安慈恩寺塔所刻蓋唐人畫佛皆工妙如是書方
可一寸頗似顏公宋廣平碑皆可觀也下層正書經

文六面不具錄後二面爲幢讚茲錄於後

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讚并序

鄉貢五經授

撰

楊文結書

行書

尊勝幢

神太和五年

之後二面

佛頂真言者釋迦爲善住天子說也善住驕逸恣惡從心行犯十重罪當三塗空靈告曰受諸惡身驚白帝釋願雪前愆□帝爲之稽首釋尊於是聖人發大慈悲□□遠照得陀羅尼名曰佛頂哦此真言淨生死障碎地獄闇拔□惡之趣□無爲之地是號伽佛說如來智印之所爲也摩尼真寶未足同其功日熒照徹豈得等其妙實救苦良藥非凡情之所測河陽部內厥有聚落名曰長淵於中招提淨院花竹茂然弱柳垂綃蔓藤架

帶真人談無爲之教長者衆集其中相謂曰我輩年多
如今可革前非捨故逸轉善行何法可以消灾殃長福
利或曰佛頂真言不可思議窣堵波塵尚能代罪居士
皆言曰宜共建石幢乎人咸曰休哉於是召良匠揀寶
石議勒□□□財計日而訖□□□□□如玉之□
□□之□其魄也舊鎚則朱火迸空震□乃雷□□□□
□若荆山片玉淨無□□磨剪成砥平無玷缺其文錯
落龍□□崎點畫分明□□□石其□□立若天壇
之聳高四面削成如華峯之峻拔龍蛇交映含碧海以
連空采飾垂光發朱輝而耀日功成潔齋以慶之是日
也叩洪鐘陳香饌隣邑雲□門衆雨集八音□妙奏□□

之聲四衆圍遶發菩提之願衆君子其功宏其目也
博若無歌詩何以表當時之心若無論懶何以示後來
之德諸君子謂余曰子其文能爲□□□之□日
石幢有不朽之功真言有大悲之力觀斯盛□能無歎
乎□無其請尚可與之况有所請其可違乎夫續述者
銘其功烈以示後人搜賢行揚善名公等□□□用□□
功之巨其念□□念□□之法永□永樂□之能可大
可久□之德□□□予乏作史之才無真獎之能強叙
本事讀之云爾讀曰讀語約半行缺書經人楊文結造幢
林□從簡□□□長澗村舍邑廿一人奉爲□
□□□□合邑人等敬造佛頂尊勝陀羅尼幢所

太和五年歲次辛亥四月己巳八日丙子造院主僧
徒壹法悟都維那□僧□□

右隨羅尼幢讚序文不甚工而書頗有古拙之趣按
序內河陽郡內厥有聚落名曰長澗云云知今所謂
順澗者在唐本名長澗或乃欲以順澗之名謂爲水
經注湛澗之轉音而不知其地望非也蓋此地唐時
尙無順澗之名特後人偶易爲順澗耳且長澗之名
實與地形相合蓋縣西諸澗惟此澗合諸水而下其
來處甚長披圖按記信古人之不謬也若湛水當爲
縣西境外宋庄之柴河說已見於山川志內茲不復
著至比憊現在之興國寺舊志稱爲元至順間建者

而此幢序已有於中招提淨院之文則唐時固已有寺特未知卽名興國否耳又此幢前此拓工竟未之及余已酉修志之暇以立秋日騎行過厯縣西北諸寺至此見之詫爲唐刻及辨其年號雖和字稍蝕然五年辛亥之文正與鑑合亟揭歸錄之殊足快也

大唐故李氏夫人墓誌文併序

清河張元審撰

正書
隸書

成四年存
在縣西北三十里
西冶村今移入縣學鄉賢祠內

河南府河陽太不鄉臨泉村鄭宏禮適妻以開成四年三月十四日皇天不祐終於長夜夫人祖諱海尊諱士安以元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殯於河南府濟源縣清廉鄉官橋村平原禮也其先壠西郡人也寄觀懷洛之

士公門惟積善琴瑟和調天資柔順常能克己以惠於
人性自神和母儀親戚有兄弟兩人兄從簡太和七年
九月十日終於長夜弟道士元慶住奉仙觀夫人有四
女幼小長女丞祭玉和娘子皆以刑毀絕漿不食日月
推移痛盡盡哭之深夫人忽因寢疾而未經旬遂終於
開成四年歌變爲哭傷嘆不期享年廿五開成四年己
未歲四月壬子朔十日辛酉殯於河南府河陽縣太平
鄉西冶村北卅五步高崗之前其地阜勢前削後從中
之如堂安殯必固誰言有虧猶恐桑田變改年代不同
若不標立貞石何可留於千載迺爲誌云其一曰意念
平生日曾爲贊勵人芳聲傳海內誰是不知聞其二曰

死隔恩憐女悲號拭舊粧冥冥何處去聲聲堪斷腸其
三日葉落終歸本人生義亦然泉臺空寂寞來路永無
還

楊全慶銘字

此誌詞與書皆無可觀惟所云殯於河南府河陽縣
太平鄉西冶村北者至今村猶名西冶此石卽出其
傍云誌爲縣孝廉郝京濬訪得今亦移置縣學

唐會昌四年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正書存
在縣西十七里西
善村

右幢高可三尺許字輕清未甚損壞末一面題記云

安樂郡元公承嗣夫人史氏爲亡女卅姐女賢柯郎

追造云云縣學生張震昌訪得之

唐故尹府君朱氏夫人墓誌銘并序

正書

會昌四年
在城中縣

學生薛
清輔家

曾口祖從家狀官告墮失不敍府君諱澄其先望在天水貫居秦州後子孫分散各處一方今權居孟州卽爲河陽縣人也公爲人端耿量雅甜和與人結交千金不易一言道合騁馬不追遠近欽風花城共美奈何積善無慶天降其禍去開成四年告終於私第春秋六十有七夫人宋氏卽世廣陵郡人也算年秦晉王配歸於尹氏之門婦道禮儀不虧晨夕之孝接事舅姑能諧能柔和睦六親鄉間傳禮奈何大運將至臥疾連牋千方無効万藥無徵歟託聖賢其疾不愈已會昌四年十月十九日終於私室春秋六十有三男女七人長子宏慶次

婦主氏次子宏禮新婦戴氏次子宏簡新婦賈氏次子
宏雅新婦王氏次子宏殷未婚女十四娘夫張氏十
五娘歸關氏嗣子等非法不得非禮不動儉儉焉有丈
夫之志兒女等叩天泣血五內分崩稱家有無將究葬
事下得會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葬於孟州河陽縣安
樂鄉塗坎村禮也恐年代深遠陵谷有遷刊石爲文乃
申銘曰

嗟乎尹君生爲哲人言無過失花城共聞千金交結恩
義長存招賢納士禮法芳新嗟乎尹君沒爲異人嗣子
抑毛发眉神魂千秋萬載英傑子孫

右尹君妻朱氏墓誌銘其序稱權居孟州卽爲河陽

縣人及記葬地亦然按河陽升爲孟州係會昌三年此會昌四年正其初升之後故有是稱也此石係十
年前從縣城內鑿井所出居人以爲搗布石縣學生
薛清輔買得之雖其中有俗字如鷗鹽之類然可因
序中所記葬處以知此城地在唐時之爲安樂鄉搗
坎村則亦初非毫無所益也

唐懷州別駕李君夫人寧陵縣君蕭氏墓誌銘正書
會昌四

此誌前二年於縣西三十五里南村南出土居人
砌置山神廟壁已越歲餘後有以盜墓者其人
恐甚懼中夜別瘞於村西祖師廟後麥田中其未瘞

時村中貢生鄭綸數見之尙記其序大畧稱蕭氏本族爲梁武帝後裔其孫李懷志以會昌四年嫡於龍臺里自愧不文云云按此誌所謂龍臺里至今尙然碑皆有益於志地者惜并拓本無存故全文亦莫得而覓也

唐故朝議郎檢校尙書戶部郎中兼襄州別駕上柱國韓昶自爲墓誌銘并序子縉書正書存
在城內韓文公祠大中九年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苟離小名曰苟幼而就學性寡言笑不爲兒戲不能閭記書至年長不能通誦得三五百字爲同學所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卽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爲張籍奇之

爲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諸堂皆不及之能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答受詩未過兩三卷便自爲詩及年十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爲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喪讀慕之一旦爲文宗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欲中其彙年至二十五及第釋褐柳公公韓鈞鄧辟之試宏文館校書郎相國竇公易直辟爲襄州從事校書如前旋除高陵尉集賢殿校理又遷安支監察拜左拾遺好直言一日上疏或過二三文字之微與同官異文宗皇帝大用其言不過人事氣直不樂者或終年不與

之語因與俗乖不得官相國牛公僧孺鎮襄陽以殿中
加支使旋拜秘書省著作郎遷國子博士因久寄襄陽
以祿養爲便除別駕檢校禮部郎中丁艱服除再授襄
陽別駕檢校戶部郎中大中九年六月三日寢疾八日
終於任年五十七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孟州河陽縣
尹村娶京兆韋放女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叅軍次曰
縉曰緝曰綺曰紩舉進士女四人曰棻曰谿曰當曰著
在室曾祖徽素朝散大夫神州長史祖仲卿秘書省秘
書郎贈尚書左僕射父愈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曰
文公銘曰

噫韓子噫韓子世以昧昧爲寶而自黑分衆以委委爲

而曲直辨生有志而本不能就豈命也夫豈命也夫
孤子綰書并篆

右唐故朝議郎檢御史戶部郎中兼襄州別駕上
柱國韓昶自爲墓誌銘石方廣皆二尺厚四寸五分
四旁鑄鏤花紋誌凡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石既堅
厚完好書亦工楷可觀按縣牘畧云誌石於前明萬
歷年間自孟縣北二十里蘇村卽古尹村韓王壠前
出土當時韓文公裔孫得之藏於家至

雲朝雍正四年河南巡撫田以孟縣卽古河陽地爲
韓文公故里因飭府縣查取後裔入

古請襲五經博士其時裔孫韓法祖以其七代不宗

圖呈閱并稱戶編儒籍世耕祀田官支祭麥更有家
藏別駕此誌石刻可據經 因撫核實

題奏後經 部議以引劄失當未得准行至乾隆元年文
公裔孫韓法祖再行呈請照周裡張朱之例懇准襲
五經博士經巡撫富 批督府縣及學官再行核覆
皆以家藏誌石可據申報遂得再

奏仰蒙

聖恩俞允

欽賜世襲五經博士奕葉昭垂光於今古誠千載一時之
遭際也謹按韓文公新唐書以爲鄧州南陽人至朱
文公始以爲河內之南陽而更引董過說謂公爲河

內之河陽人又引公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及女望墳
銘所云歸骨於河南之河陽及張籍祭公詩所謂舊
塋盟津北者以辨之其論遠矣然朱文公此考未又
云然則南陽之爲河內修武無可疑者是朱文公或
以公所謂墳墓者爲在修武矣是以後人作修武志
者皆載韓文公爲修武人與作昌黎縣志者據舊書
載公爲昌黎人其說皆堅持而不革而不意千載之
下此誌迺出於孟縣尹村韓氏祖塋之前因以知韓
公所謂往河陽省墳墓者確在此地而公之爲唐河
陽縣人今孟縣地灼然無疑卽朱文公之考亦得此
誌出而更以補其未逮蓋修武與孟縣實近使非有

誌石出於孟縣則謂公爲修武人亦已得其十之七八不似新書謂爲鄧州南陽人者去而千里也然究未若河陽之爲的茲則公之祖墓因此誌而得其實而公之爲河陽人又因祖墓而得其實是實皆因此誌而得也然其石雖出而未大顯於世至

本朝重道崇儒正學昌明之日而公之裔孫乃得抱其石以上邀

殊恩而垂庥千載則此誌之出其所闕豈特尋常之末而已哉且竊以爲此亦不獨韓氏後裔一家之幸也蓋韓公衛正閑邪之功藉以食報則吾道之巨防更昭灼於千古矣斯其益豈不大歟信乎此石之出誠有

所爲宜謹守而勿失者也石今在城南門內韓文公
祠堂壁間雖稍有損剝然所謂葬孟州河陽縣尹村
者其蹟固灼然共見云

又按韓文公有苻讀書城南詩朱文公考異注云接
公墓誌及登科記公子曰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
此疑爲昶之小字也今觀誌中自云生徐之苻離小
名曰苻者信乎朱文公之言有同先見而其小名爲
苻之故亦并可得亦一快也

又按此誌爲別駕次子紹書其名正當石損處搨觀
幾不可辨幸石在左近就目細審乃辨得之尤足快
也再洪興祖所作韓文公年譜謂公之孫袞字獻之

咸通七年狀元及第者蓋卽此誌所載綰之弟纓當以袞纓音同而後易其字體耳

又武進士億跋此誌畧云東野集喜荷郎詩有天縱
全觀誌內所云豈亦有夙悟耶而舊說謂公子不慧
則多忌者之誤也文出韓君自撰敘事簡質信不負

其家學云云其論甚允亟錄以一洗金根之謬謗焉

唐故太原王府君墓誌并序 鄉貢明經孫治撰并書

南隣北

大中九年

存

在城

正書

碑

碑

碑

碑

碑

碑

碑

碑

碑

碑

公問望華顯盛德冠時故能繼祚無窮傳芳襲口子子

孫孫勿替賢哲

缺約入字

榮名口口口

而入仕長

缺約

四十餘字

大中八年六口十日

缺約十四字

八十一缺

四十一

約五十餘字

河陽

缺約三十餘字

河陽

約五十餘字

大中九年

□月廿日

缺約九字

河陽

缺約十一字

谷

□□桑榆

缺約十字

其銘曰

帝王之襄

缺十二字

嗣孫忠孝國之利器

缺八字

墓煙

攀攀壠樹蒼以垂

萬古斯

缺三字

右王府君墓誌石方可一尺在陝北村太學生馮韶
九齡得之但村人以捶布故中多磨滅可識者百許
字爾其後有大中九年□月廿日諸字而前所云八
年六月十日者向日細審則八年字之上亦大中字
尚稍可辨約觀大意蓋以大中八年卒年八十一歲
而大中九年葬於河陽趙村者惜其名字不傳也久

得名此也

唐故太原鄉王處士墓誌銘並序
鄉貢進士張魏賓撰兼書

行館成列六年在城西十二里

韓庄鄉應舉今移入縣學忠義祠

太嘯爰興木德啟姻嗣之運
靈王少海緜嶺表登仙之

處故王之命氏始乎太子晉晉生繩興封於太原今爲

都人也廿四代祖褒仕晉爲大將軍以孝敬動天榮分

國史流祚萬世忠貞顯隆朝冕官常有國皆有不復備

列於斯誌君諱仲建生於初卽將軍之遠派也曾祖濤

迨皇考坤威出震轡著翼委衡被丘鷗麟之患故遁俗

不仕府君乃抗之以子突効而康懷長而剛毅偉其兒

而孝於家睦平素而謹慎已歸娶徵行金穴山藏用捨

與道俱馳一致誠明以直指能治出漏缺銳於鋒鋩極
逍遙於大道武齊樂劍敵莊周縱雄辯而嶰谷潛暄
攬麗藻而綺霞爭秀本高氣追舉象紫微當豹隱之餘
芳塵虛土之嘉号非公而孰能與於此哉識者以爲懷
實不耀至信自彰操老氏之希夷固全真於物外者也
方欲鍊形羽景溯清升衝存神於罔象之中抱一於杏
冥之內將宣平生之水期萬劫尋師未遂涉水俄侵賈
生之鵬鳥遺迹非鏡之捕膺斯文嗚呼春秋六十以疾
不聞終於列乘之如櫟各娶清河張氏少研孟之名家
胎訓之精繆蘊藏在心篤祖傳之母儀耳故能有子
人焉曰知教富命嗣也自齋垂卯歲所好所纂已脫

落常態歎感輩伯仲以孝經授見末章有裂骨之痛親屬以爲曾聞之正仰專就養克符竭力之仁捧藥問安式展因心之孝銜酸茹恨泣血寄蒼瓣地捫心幾將滅性於廬次悲夫繼夫入安氏淑順閨闥亦盡敬姜之禮知教乃抑情殷涕磬彼稱家勗已勵精與終大事以其年歲在乙酉十月己酉朔廿二日庚午至孝由是哭踴無時徒跣備先王之制列儀旐自三城護府君之神座歸葬於河陽縣豐平鄉趙村之北原附大塋啟先夫人之舊窆合祔於斯禮也尚眷鍾磬圮毀江獻擢頽馬數有期埋滅無紀請編題諱於泉壙魏寶嘗游館穀竊覲微音直筆其辭用旌學子之慕焉乃作銘云

王氏盛業姬周奕世聲及仙才浮邱以濟元偉孝悌事
晉文帝義烈汪洋忠貞昭晰以至於公克揚嘉裔猗歟
府君以大其先躋七夫人榮順其賢孝子號天哀親弃
捐感靈陶鵠相彼何阡峯巒累巖氣魄纏綿五黑之悲
涼矣及陸機之雅賦依然檜柏秋月春松暮煙庶山川
之不易標誌誄於他年

右唐王處士仲建墓誌銘石方一尺二寸許并蓋皆
完好如新蓋篆書云唐故太原郡王府君清河張夫
人墓誌銘四行行四字字大可寸許頗類李陽冰篆
意其序中但稱以其年歲在乙酉十月己酉朔廿二
日庚午歸葬河陽縣豐平鄉趙村云云而不言其年

號觀者頗以爲憾余茲據資治通鑑及新唐書考之
唐有天下二百年得乙酉歲者凡五蓋唐高祖
武德八年則天后垂拱元年明皇天寶四載順宗永
貞元年懿宗咸通六年此外則乙酉歲已入後唐爲
莊宗同光三年矣今按通鑑武德八年書冬十月壬
申吐谷渾寇鄯州戊寅突厥寇鄯州似十月可有己
酉朔然其下又書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則自十
一月辛卯朔上推之其十月朔之不得爲己酉明矣
且新書天文志稱武德八年九月癸丑熒惑入太微
更以十一月辛卯朔上推之癸丑當爲九月之下旬
卽己酉當爲九月之中旬而已此武德八年十月之

並不得有己酉日也又通鑑齊拱元年書九月丁卯
廣州都督王果討反獠平之又書十一月癸卯命天
官尚書袁待價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按癸卯後六
日爲己酉在十一月中而是年十月又並不得有己
酉日也又通鑑天寶四載書冬十月甲午安祿山奏
立李靖李勣廟丁酉上幸驪山溫泉按丁酉後之十
二日爲己酉則是年十月又不得有己酉朔也又通
鑑永貞元年書冬十月丁酉右僕射同平章事賈耽
薨戊戌以中書侍郎袁滋同平章事己酉葬神武孝
文皇帝於崇陵據此則是年十月雖有己酉但又不
得爲朔日也至於咸通六年之爲乙酉歲者考通鑑

己酉歲星犯太微兩己酉相距六十日則丙午
年十月之己酉但爲晦日又可知已至於咸通六年
之爲乙酉歲者考觀其新舊雖是年冬十月以無
事不書僅各書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氏崩然
若以此誌所云十月己酉朔下推之則十二月中正
得壬子也再考新舊五行志載咸通六年十一月己
卯晦泣闇被中大風山如吼雷河噴石鳴蟬鳥亂飛
草閭傾側并以此誌十一月己酉朔下推之十一月初
旬正得己卯日也兼觀宋史志又據咸通六年七
月乙酉夜有大流星長數丈光焰如電至小學隨之
自南徑北更以此誌十月己酉朔上推之既此八十

四日得乙酉日正當是年七月也是則咸通六年乙酉歲十月可得己酉朔而此謠之爲咸通六年所造無疑矣至後唐同光三年謠爲乙酉歲而五代史載冬十月壬午突厥突厥特遣使者來期壬午之後二十八日爲己酉而十月朔之非己酉又可觀見且此謠稱唐亦未必指後唐而言也始爲附著而已又此詩與上大中九年王府君墓誌相應值十載而皆云出自太原又其葬地皆有河陽趙村之文其爲族人與否雖未可知而趙村之名固當不異故皆同自河岸潭地得之也特其村所在究莫可實指耳此石今在西虢村鋪姓民家縣學生馮吉義力請始得存

誌聞得之河岸澤地卽所謂趙村者今亦無考矣：

唐大中十三年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正書有舊
在城西三里鄉

莊野地今移入縣學鄉賢祠

右幢高可三尺額但作畫佛像字未甚刻惟棄置野外余經過始辨識并令移入縣學耳幢記文見後

唐觀心寺禪律故凡大德壇前尊勝石幢記

卽夫中年幢而所刻

大德續姓裴法號惟徹孟州人也童子出家住持此寺

□□經曰嚴約在身戒行常持終天無缺大師善因宿

植天生法芽金口口宣无遺不攢袞何大運有日掩化有期去大中二年遷化於當寺廿六日春秋口五當便擇吉□□葬於河陽縣盤坎北坡子第三人上口義達

次慶宗次元操准教使口置一虛塔今世僧尼多是斂
殯爲之尋恐隙壞起壁奉於石子弟等日夜寢食不安
各咸口口口同造此幢伏願和尚華資切德蓮華代
生般若舟中常遊法海見存子弟觀心不二同證菩提
今生來生共同佛會乃爲讚曰

施羅尊勝諸佛祕門破諸地獄能離垢塵建資幢讚用
濟幽魂巍巍不朽万古千春

時大中十三年七月廿九日口造建立

據此記目所云觀心寺者今不知其處惟記內云葬
於河陽縣城北坡者與前所載會昌四年尹君夫
人誌所稱葬于安樂鄉城北村者略同蓋知城地唐

與新書雖是年冬十月以無事不書僅各書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氏崩然若以此誌所云十月己酉朔下推之則十二月中正得壬子也再考新書五行志載咸通六年十一月己卯晦漳闕夜中大風山如吼雷洞噴石鳴羣鳥亂飛重闕傾側并以此誌十一月己酉朔下推之十一月初旬正得己卯日也兼新書天文志又載咸通六年七月乙酉夜有大流星長數丈光燦如電羣小星隨之自南徂北更以此誌十一月己酉朔上推之距此八十四日得乙酉日正當是年七月也是知咸通六年乙酉歲十月可得己酉朔而此誌之爲咸通六年所造無疑矣至後唐同光三

年雖爲乙酉歲而以五代史考之則是年十月朔亦
非己酉日也誌目稱唐自不得以後唐言也又此誌
與上大中九年王府君墓誌相距僅十載而皆云出
自太原又其葬地皆有河陽趙村之文其爲族人與
否雖未可知而趙村之名固當不異故皆同自河岸
墳地帶之也特其村所在究竟可實指耳此石本在
韓莊鄉姓民家縣學生馮吉義力訪始得之今并其
蓋令移入縣學云

大唐故路府君墓誌銘

侯

石器存

無年月

本在

城西韓莊今移入縣學鄉賢祠

右鷄路君墓誌已佚其蓋在韓莊今移入縣學石廣
二尺中刻篆書九字如右四旁刻柱有以人筆識焉

今按韓莊西五里有路家莊此殆其上世墓中物也

唐故木原王夫人墓誌

缺石蓋有無年月有據

西號村民石大鵬家

右墓誌已佚獨其蓋存完好如新石方一尺六寸

題右九字三行正書字大可二寸頗端楷字外刻如

竹節者圍之四旁稍殺處更刻十二屬星象周焉按

元潘蒼崖金石例墓誌制度一條云墓誌納之墓中

柩前平放其狀如方石斗二底撮面平而不凹大小

無定制又注云上一斗於平面上大字題某官某入

墓誌銘曾見古墓中石誌如是又記上一斗止寫某

人墓誌不書銘字下一行作小字書前一行刻云某

官某人墓誌銘并引或言有序或言并序後書序及

銘畢上下二斗并用丹填二斗相合四角以薄石片
揩起石如錢大厚薄亦如之但要不使二石質相厭
著云云又引家禮刻誌石并原注與上大異相同唯
注內更云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鐵束之埋
之墳前近地面三四尺云云今按所見此地魏司馬
景和誌蓋石中高而平四旁稍殺於其上但題墓誌
銘三字下則石凹入者比數分中無字其底石雖平
然細視拓本則凹面亦似刻低數分是則底之凸者
與蓋之凹者相當凸上刻序并銘此則與金石例所
言平而不凹及注謂于平面上大字題者不盡合矣
又魏陸使君誌其題于蓋上者略同按上凹下凸之

制猶樂撫然并可不必如前所言用薄石片如錢大
楷起者而又不皆如家禮注中所言二石字面相向
者矣然唐亦有誌石正方不作半形亦無凹凸者則
韓別駕有之墓誌是也大約與此爲三式金石例但
得其一耳若金石例所言其上一斗止寫某人墓誌
而不書銘者與此誌蓋并顯慶五年某君令賓墓誌
及大中九年王府君墓誌皆相合似如此者尙多也
然唐人於墓蓋稍殺處并結底四旁多刻花卉頗不
草草蓋邑大小諸誌什八皆然而韓別駕誌尤精好
也此雖非側度然自是當時習尙若宋人則無此矣
是亦不可不并著耳至此蓋與大中九年太原王府

石碑尚似非一時破石小而此大也顧卽此所得三
誌觀之則唐時王氏亦爲此地茂族矣此石爲縣學
生席遇文指引再三訪之不得後縣學生薛維椿再
往始得之蓋得石之難如此矣

唐故姜氏夫人墓誌銘

佚在縣學存

無年無賢祠

右石方可一尺一寸缺其三之一其式與上王夫人
誌畧同但四旁稍殺處作花卉狀耳上平處刻正書
九字如右字方可一寸亦頗靜致石初在縣中人家
醫士畢君佐訪得之移置今所

後晉高行周遇葬父恩繼墓誌銘

佚

按舊志高行周爲洛陽留守遷葬父恩繼於河陽之

南莊鎮明崇禎庚辰益發其塚有墓銘鐵槍猶存云考行周雖及事後唐然其爲西京留守則在後晉時矣銘固後晉時所造者其石今佚

後晉丞相中書令兼樞密使魏國公桑維翰墓碑

正書年

兼樞密使魏國公桑維翰墓碑

月因石斷并佚
付八里桑家坡桑丞相墳前

餘刻在城東

年

右碑廣二尺六寸厚八寸上半斷佚已久僅存近龜

趺處不及一尺而又字畫漫滅諦視凡三十行第一

行隱有墓碑二字其外每行末明顯者一二字或三

四字自第四行末晉口口孫字以下若公卽字朝夕

字而字執而戮字切字河之字爲戎字都鄭不字帝

都字帝以戎字其奏公字不指公字行賂字于河陽

字施鐵子字大節也字止必字凡字安銘字徵辟抱
榮字封章字維北源合字今此以勸字各在每行之
末計共五十餘字而已按舊志流寓內壇桑維翰晉
高祖辟爲河陽節度使掌書記因家河陽今桑家坡
是云云而不載其有慕然坡上有桑丞相墳雖漸平
地而老少皆知至碑所存字雖無桑相之名而故老
皆稱桑丞相碑以今考之第四行晉字下隱係帝字
又所謂孫者或卽通鑑所謂出帝初卽位書致契丹
稱孫之事所謂就而戮者雖不知所戮爲誰然非出
將入相者自未可以當之又所謂都鄆及帝都等資
或卽歐史所云維翰又勸高祖幸鄆都及鑪所謂建

鄰都于廣晉府者至所云其奏則維翰上疏如契丹
未可與爭者七之類甚多無由擬議而所謂不指公
著似乎本字上當爲未嘗字之類蓋卽史所謂契丹
與晉盟始成于維翰而敗于景延廣故自兵與契丹
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者又于河陽字之爲葬
于河陽與否雖未可知而至于第二十行所謂大節
也三字則斷乎有以知爲桑公之碑矣蓋史謂當張
彥澤入京師或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國大臣至
此安所逃死耶安坐府中不動彥澤入府問維翰何
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彥澤
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

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後以帝命召赴侍衛獄
夜使人縊殺之碑所云大節自卽專指此也嗚呼五
代之學能當大節也三字無愧者幾人耶至徵辟抱
築字則似銘中追叙掌書記事餘則不具論矣竊惟
桑相與後晉爲始終再觀通鑑所載竭誠于石晉草
創之初鎮定于羽檄縱橫之會迫其再相數月朝事
粗治及其一制指揮十五節度使無敢違者則其相
畧亦可見矣惜出帝信讒遺棄而其後又能以身殉
國則其奇才大節蓋有不可磨滅者固不僅以鐵研
磨穿身短面長見奇而遺墓就廢載記無存亦可歎
也因就殘碑審視後遂爲重立表石并于碑側題識

庶後有此考焉

汝瑚按碑字遒勁其龜趺雖裂而甚大卽碑之爲螭首可知按其地非桑相固無人可承當此制度者而碑斷處有用鐵錠作樞之迹蓋昔人亦加愛護後有重立碑記四小字并村人姓名疑卽作鐵樞者歟

宋建隆陀羅尼經幢

正書
存

在城
西十里金山寺內

右幢高可三尺無額書不甚工且多剝落造幢人姓名已不可辨亦無造幢年月惟末有建隆二年去離恩愛之語知爲宋初所造耳

宋淳化閣帖重摹石刻

在城內
大公館

石閣帖重刻諸石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

石一百二十四其大小不一有跋其後者云見於衛
源廢石間因購得之闕二十九段屬曹縣王君雪補
摹遂成全璧始於順治十七年庚子四月迄次年辛
丑六月云按闕帖爲宋太宗淳化中出內府所藏古
帖詔侍書王著釐定勒成凡十卷自宋米元章有閣
帖題跋黃長睿有閣帖刊誤以至明顧汝和重加校
勘雖其板本皴裂字畫剥蝕處必異同並載無有遺
失蓋昔人於閣帖之辨其精審至此真由傳刻既多
乘流去本字意舛訛雜出不一臨池者甚以爲恨事
間嘗究觀行世諸刻如陝西碑洞本又賈似道重刻
本有銀鍊櫑者又泉州馬蹄板本以及尙有不知名

之數本與昔人閣帖評論畫訛誤絕不相應者不一
而足卽世所盛推之本如第一行帖名下有桓王者
摸四字者亦復訛謂不一惟明時肅藩將分封時所
賜宋搨本雙鈎重刻者頗與昔人諸評語相應信其
爲傳刻中之尙佳者而至於孟縣此本則不但不如
肅藩卽較陝本而亦遠出其下蓋瘦肥太過而筆意
之偃仰向背失真隨意改易此本非知書者所爲
蓋不但補刻者之訛誤而已也昔曹子建論文有云
余亦不能盡舉者畏後世之嗤余也有如此帖則又
何可妄歟又肅藩本世尙多有誠取而校之其訛
謬亦畧可見近曰搨工反高其價值以求售而世

亦有徒費其名而不復辨者乃至官府需應徒費無
益深鑽熟精此不可不畧爲辨析以示將來而果其
爲兩公錄刻則方當表章之不暇而又何可更加訾
謗於其間乎且今日者幸逢

國家典故右文我

皇於清閑二十四年出

內府藏畢士安精搨本後有蘇軾等諸跋王鐸定
爲此搨第一者

命廷風之校讎工摹刻不爽杪黍又以王著昧於考古爲
猶之累并

初審勘彌稽旁及音釋每成一卷

上加以折衷俾名蹟重復舊觀而精覩勝於曩時誠萬世
士林之幸也操觚染翰之士共仰

星雲奉爲球璧卽肅藩所刻尚不足言又何況於此刻
之雜出者乎然而亦有可存者則鄉曲之士不得見
當代之鵠製與前人之佳刻則毋寧姑揚此刻以畧觀
其粗迹則亦未始非初學臨摹之一助也若夫精鑒
好古之士則固可以不必是在於審所自處而已又
淳化帖之爲石本木本前人尙無定論而此刻之斷
非原刻固可灼知乃帖後尙仍淳化二年奉旨上石
之文而并不肯如肅藩之實記重摹歲月者尤非謂
也然以其旣重刻宋帖而又別無所附故姑仍其淳

化年代列於宋代理之次焉

宋元聖文宣王贊加號詔

正書存大中祥符五年在縣學宮前

御製若夫檢玉介邱廻輿闕里緬懷於先聖躬謁於嚴
祠以爲易俗化民旣仰師於訓宗儒尊道益峻於
徽章增薦崇名事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於斯
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傳載紫玉人倫
之表帝道之綱厥功實茂其用允誠朴冲既舉盛典載
揚洪名有赫聲範彌彰

宋□□□詔

王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以□□□□王而致
理丕變人文方啟□於□風思□□□先聖文宣王道

膺

□□□□□□□□□□先覺元功

□□□□□□□□□□之師表

□□□□□□□□中區□□被共

□□□□□□□□用徵簡策

□□□□□□□□□□□□□□□□□□□□

□□□□□□□□□□□□□□□□□□□□□□

□□□□□□□□□□□□□□□□□□□□□□

□□□□□□□□□□□□□□□□□□□□□□

□□□□□□□□□□□□□□□□□□□□□□

以奉

下缺半行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三十日車駕□幸曲阜□

□□詔先聖加加元聖文宣王御□□□□部尚書

□齊賢等□□以太牢致祭封□□□五年八月二

十三日奉敕馳州府軍監各於正館年

大中祥符五年四月二十日

宋_汝州重修文宣王廟記

正書卽大中祥符元年文宣主贊加號詔之碑額

缺二行十餘字

五

邑

增修

缺二行十餘字

五

地壞

缺半行十餘字

之命過此

缺二十餘字

十

啟足備講習之方

缺五十餘字

之主儒門之興

餘字

儒宮

缺二十餘字

十

缺二十餘字

奉直學士彭城劉公

缺二十餘字

撫監津

缺五十餘字

餘字

之主儒門之興

餘字

十

啟足備講習之方

缺五十餘字

之主儒門之興

餘字

十

啟足備講習之方

缺五十餘字

之主儒門之興

餘字

十

啟足備講習之方

缺五十餘字

之主儒門之興

缺二十餘字

十

啟足備講習之方

右碑額題云元聖文宣王贊加號額其碑陰額題云孟州重修文宣王廟記碑額俱三行行三字篆書碑文俱正書字體亦相類其可辨者具錄如右按此碑在今縣學宮前然今城建自金時不應乃有宋初之

碑蓋此碑初造時尚在野戍鎮城及大中祥符五年以後寶元二年以前三十年之間徙治今縣南十五里濱河地下孟州而此碑隨學并移迨金又移城於今治而此碑再移至此耳是碑雖殘闕然因其年月碑額可以考見舊治移徙年歲大畧斯以見石刻之足重也詳見前建置志內城池一條後按語內

宋故左千牛衛將軍衛府君墓誌銘

正
有書

賣元二年
原在城西

二十里東
石香案今移
里東
北頭小山神廟前作
縣學側鄉賢祠內

卷之三

以村武爲將，意遂爲

錢塘人。當或。君名。府卒。氏幼。承旨改三白奉職。以捕賊功。超遷左班殿直。山稅饒撫廣韶通泰。天禧中。法凡天下人。以三用。吏今參知政事李公落。落時爲。以君。監蘄州石。秩。常逮捕。君以族大。自陳得益。建。除左千。州餘底。除。於河。牛衛將軍。道河陽。餘年所至。以廉稱。不。陽年七十八。君。餘年。所至。以廉稱。不。

嘗問有無爲異士大夫所自古未忠孝爲以儒服稱者今有子自父以
口口口口口在韶州日村民口口兵口鬼神以
脅其衆君捕送口口口以口口之然後上君
之功君曰口民窮而爲盜不過取財以自利耳非
是爲口害吾豈口以自爲功者口口悉薄其罪
不誅故禮賓口使錢口口捉黠口口刑獄見其事口
口口之子曰子之父能愛人達利誠仁人也君始娶王
氏卒繼以徐氏口高平縣君口口口口男五人異
生鼎觀費異用祿今爲右班殿直鼎未仕而亡升瓶貢

諸子曰吾父富葬此
興等奉遺命以寶元二年八月十三日葬於孟州北郭里觀與源游長舊其銘曰
衛氏數世以武顯於諸侯及用文子弟卒以傳名天道之於人豈遠哉

宋故左千牛衛將軍衛君夫人高平縣君墓誌銘

隴

西李之才撰

正書卽寶元二年故左千牛衛府君廷謗墓誌銘之隴

夫人姓徐錢塘人父裕當錢氏王吳越以勤廉事忠懿王爲後錢王以土入朝國官隨詣京師君因止土中不願更仕壽終於家夫人旣笄從河東衛君諱廷

謗有才畧□□歷官至奉牛衛將軍夫人封高平縣
君子五人□□□□殿直□□觀□皆舉進士于牛府
君歿夫人守家□□夫人性溫順語言動止率有儀法
入門幾六十年爲婦爲母無毫釐差失諸子有勤學之
專者雖竊喜而又愍其勞每見其食則食待其寢則寢
其慈愛之厚至此景祐五年春觀御試不利旣黜且以
兩經禮部進名則以州長史處之觀質預之不顧出有
相謂者曰子母老何愧易褐以怡其心觀明日反有就
意夫人聞之亟走報以書云□□汝年且少□爲名進
士第第庸常以冗名□□□□□□□□□笑語撫之
猶如有得用是觀益聞於人夫人□□□□□□□□

齊常數外則與諸孫十餘人爲戲自娛故處內外□甚
於貴富家是年秋發疾月餘八月十四日卒於河陽之所
居年七十四以寶元二年八月十三日祔于牛府君葬
於州西北二十里號北虢原觀才而最孝之才其友也
敬爲之作銘銘曰

天材有位子藝有名宜哉夫人以享其榮

右前墓誌銘二首共一石其陽刻衛府君誌陰刻高
平縣君誌衛府君誌撰人姓漫漶不可辨僅辨其名
爲源字耳高平縣君誌爲李之才挺之撰挺之爲邵
一康節所從受易者其人與文皆足傳書法亦佳然是
德之足重乃不止此蓋今縣城金時自下孟州故城

徙治而下孟州故城自野戍鎮河陽故城徙治之歲莫可意測今賴此二誌所云寶元二年葬於孟州西北二十里北虢原者按此誌所出之東窑村東爲虢村蓋卽所謂北虢原正當下孟州故城西北二十里乃知寶元以前城已自野戍移至下孟州矣而文得大中祥符間重修學記碑知其時州學尚在野戍則大中祥符之後寶元之前爲移城之年歲此則所關於誌地者非小而石刻之足重愈可見矣詳已見前建置志內城池一條并見上大中祥符文宣王廟記碑後跋語

揚清亭記 黃庭堅撰

元祐三年

佚

右記乃山谷爲知河陽縣事高元敏求父作精石刻亡失僅據舊志所載原文爲元祐三年撰耳

文潞公詩石

子及甫刻

佚

太師堂記

范祖禹撰

佚

省志云文彥博以太師致仕子及甫迎養河陽因作堂刺父二詩於石范祖禹作記云今石并亡

德威堂銘

蘇軾撰

省志云文彥博嘗以司空判河陽後其子及甫亦知河陽遂建此堂蘇爲之銘云今舊志雖載其文而石刻則亡矣可惜也

此與上二種年月俱無考姑從舊志附錄于陽清亭記之後

宋紹聖四年通利軍鐘邇識

存在

東荆壁

右鐘高四尺紐高九寸徑三尺二寸下豐上剝上畫八卦下作八方者凡二層其下層第一方云大宋懷州修武縣百歲山崇明寺紹聖丁丑歲丙戌念三百鑄鐘一顆其鑄二方云寺主僧道展供養主口道下八九字不可辨其第三方云鑄鐘會主下八九字亦不可辨其第四方云內殿承制懷衛州通利軍都巡檢使康某第五六七八方皆無字其上層第一方云第二都大保長王寶樂安姪男王昌其第二方云王辰村世主李信妻楊氏張用妻李氏張吉妻劉氏陳順妻李氏其第三方云王辰村世鑄鐘地住人李口妻王氏男不遂姪蕙妍姪小傳其第四方云樂安村

趙氏皮村周氏于村李昌妻張氏李崇義李真其第
五方云口口李氏口氏陰氏楊氏其第六方云張衡
妻口氏餘五六字不可辨其第七方云皮口周氏其
第八方云通利軍鑄鐘大鑿王文立王元王彥成王
忠傳歷人母郭氏小博士口元小博士王在寧皆大
徑寸陽文亦不甚劣且鐘質完好而人未有擊之者
今按太平寰宇記修武縣載太行山在縣北三十里
天門山今謂之百家巖以巖下可容百家又有鍛竈
處所爲稽康所居云云蓋百巖山卽太行之麓又按
修武縣志載崇明寺在百家巖創於高齊云云特不
知是鐘何以由其寺至此今邑人相傳此鐘自修武

浮河而來云按古記所言古鐘或與山應或與龍應者不一雖未必可盡信然物之靈異亦有難以尋測者孟縣距修武三百餘里以數千鈞之鐘無竝有此亦自不可解耳至所云懷衛州通利軍者考宋史地理志載滑州平川軍節度本通利軍天聖元年改通利爲安利四年以衛州衛縣隸軍熙寧三年廢爲縣隸衛州元祐元年復爲軍政和五年升爲州號滑州軍節度使云云按此則此軍初自通利改爲安利後既廢而元祐年復爲軍者史似謂復爲安利軍而此鑑所云通利軍鑑鐘其歲爲紹聖丁丑蓋已在元祐後而仍用通利軍之名然則非復安利之名矣蓋

據此亦可補宋史之畧耳其所云都巡檢者考宋史職官志州縣巡檢連合處則置都巡檢以總之是也而大鑒小博士之名不可曉或大鑒之義如工匠鑒造之類故其後卽列匠人母郭氏耳

余觀前人金石著錄莫不以金爲難得故歐始於古鐘鼎之外卽唐代鐘銘皆著於錄然其間近者相去不過三四百年間政如今日之視元鐘耳而已不可多得况此鐘自紹聖丁丑至今爲六百九十二年節善乎朱竹垞太史於宋政和晉祠銘鐵人題字亦必拓以寄著錄者而仍自爲之跋也

宋御筆改修孟州門額諸廳之碑

正書

宣和六年
在縣署大堂上

並依所奏施行

按此係宣和御書所書六字刻於碑之上層

奏請此下約缺數字似是題目

中散大夫權知河陽軍州勾管神臂玉清萬壽宮臣元
□□臣伏觀徽猷閣直學士正奉大夫王序前過河
陽□申辨之日恭聆玉音郡之利害咸俾入聞臣到任

河陽

命修舉

孟州

弊

至奏諸路

立頒詔勵各

詔令地聚會之頒詔

以後皆見可以是

可使民知大德豈遺

詔令孟州歲深遠見今踰漏足趕

過往使官承命車馬往來之地中路不倒易別致

安傷今踏遂得賴遷改修完承當

安置孟州□□仰□青□前件□□伏望出白睿□□
賜俞允乞降付□□守施行譁錄奏聞勅旨□□
□□奏□退乞移修頒詔廳孟州門賜以□□□□
□□□□以今廳宣讀詔令□□□□音□□□□
□□□□下不干□民別無驚擾伏乞睿鑒

宜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散大夫權知河陽軍州□
□□官元紹直狀奏

按此係原奏刻於碑之中層

宣和五年冬十二月癸卯臣以孟州頒詔廳改建具其
事上達粵十八日有旨賜可臣恭奉宸翰卽日命工更
改及六十日而成□□□□取足而有餘不儉不侈合

乎禮經有司藝石有請曰凡郡之奏疏被上之親筆而
下者皆刻之金石以垂示天下□敬承故事臣謹按口
三城在河之陽控扼諸道襟帶河山故自列朝號爲昌
州先後來者皆名公卿故居第□□冠于他州惟是州
門上有頒詔廳□猥近往來車馬之衝宜有廣口之所
□不以爲陋識昔人之所簡□或有志而未暇也□臣
承乏□上恩□□任孟州□□於境上□躬迎聖訓□
□前□而弗敢有後□□落成邦人來觀□□吾邑之
未脩者一擯之於數百年之後壯觀斯土吾邑□□
□□之□以□□□之□□親任守臣而安吾民者
大子之澤也臣誠惟恐遠輒□□□□又申命之遣

自稠入囙任郡綏周旋十年無其風俗今日臣之
者□□□前日序之爲政者蓋承於睿訓而躬行之
邦人徒知臣之被上恩之渥而不知上之所以愛民者
使臣之代匱于此也旣邦人來慶其成臣固以是告之
又用故事而恭以宸翰刻諸琬琰並河山而偕長以考
大孟人六年三月十八日中散大夫權知河陽軍州□
勾管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內勑農使□□□提舉黃
河埽岸□□□馬事河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
紫金魚袋臣元謹題記

按此係跋語刻於碑之下脣

右碑在縣署大堂前其制度頗與常碑類迥云御筆

改修孟州門廟謁廳之碑四行行三字篆書額下分
上中下三層下負屬品上層爲宣和御筆並依所奏
施行六字勞勸蟻螭中層刻宣和五年原契一與下
層刻宣和六年跋語一段此文舊志不載而近人中
州金石考云文俱漫漶不可復辨因竭數日之力細
搨審視畧具其文如右其碑爲知河陽軍范緝直所
刻并內所稱安撫使王序者皆不見於宋史考是碑
建於宣和六年次年卽靖康元年後此舉卽南渡而
此碑初立時城當在下孟州地尙未移至今惟追金
大定中防禦公自下孟州徙治今卽發其私第遷
觀寺廟一依舊制意此碑亦與州署同遷至此耳

宋宣和六年李邦彥爲文題佛頂尊勝幢并書

正書宣和

存年、增福寺在城內

此幢額與經文皆正書後云宣和六年歲次甲辰四月戊申孤子李邦彥書丹按宋史李邦彥傳畧云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游河東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彥有所營置浦亦罷工與爲之且復資給其行由是邦彥聲譽奕奕入補太學大觀二年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試符寶郎邦彥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狠鄙事每緩俚言爲詞曲人因目之爲李浪子後出知河陽歷官至尚書右丞五年轉左丞浦死贈龍圖閣直學士

謐曰宣簡邦彥後與王黼不協讒罷之拜少宰都人目爲浪子宰相升太宰丐宮祠金人偏都城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使潯州安置云云今此幢爲宣和六年造正邦彥爲左丞丁其父憂時爲其父造者其父雖執賤工尚有可傳而邦彥乃至於誤國則無以事其父矣幢何益耶然其書迺逸頗似蘇文忠筆意初覓得之甚完好及遣工就揭遂於下截舊石裂處損折爲二因爲題識數字仍瘞其下云

有宋故夫人夏氏墓碑

篆書

無年月

存

在縣西二十五里禮風村上清豐

右碑方廣可尺八寸云有宋故夫人夏氏之墓三行

行三字字長五寸大三寸許後有朝散大夫文安王
景修題十字亦是篆書頗似墓誌銘蓋者而又不言
誌銘殊不可解又其石與前唐永淳二年篆書陀羅
尼神咒幢同在縣西二十五里禮鳳村上清觀內此
碑卽平置於經幢之上其上又另有小蓮花石盆供
於其上或疑前篆書神咒幢非是唐刻乃亦宋王景
修所書者然幢於唐永淳二年一行題識之外旣別
無題識而古亦無萬碑置於經幢上之式故姑分爲
唐宋兩刻而仍著其合併之形以俟後考耳其書體
旣大頗亦縱橫似李陽冰尚勝於永淳神咒幢之字

小而筆弱者

卷之三